程氏演繁露卷之十一目録

卷之十一

左右史螭陛侍立
衆邑
上林賦
萬年枝
啐酒
唐宮人引駕出殿上
臚岐
華申

雅得與經比繁露以下既雜載後世之制則其書往
往晦伏不揚此貴耳賤目之失也對遒而言則有迹
者爲器才事而論則有質者爲物何可限古今而論
深淺也以仲舒之識精通天人性命而繁露之書事
物名義悉所研極苟其未及仲舒顧可忽而不竟歟
予常有意於是而聞見不博且目力窮於應物未能
極欲間因閱古有見不問經史稗說諧戲苟從疑得
釋則遂隨所遇緣簡亟疏録以備忽忘雖不皆關涉
治道而會心賢已棄之可惜因加凡最而弁輯之題
其帙曰演繁露以便尋繹非敢自列於董氏以其董

出而董名之自識其意焉耳韓退之曰爾雅注蟲魚
定非磊落人誠可恧矣然有退之之學則可無退之
之學而遺迹談虛恐援據所及金銀金根或相貿易
益可赧矣淳熙庚子正月新安程大昌寓吳興書

程大昌本傳

程大昌字泰之徽州休寧人十歲能屬文登紹興二十一年進士第主吳縣簿未上丁父憂服除著十論言當世事獻於朝宰相湯思退奇之擢太平州教授明年召爲太學正試館職爲秘書省正字孝宗即位遷著作佐郎當是時帝初政銳意事功令四出貴近或預密議會詔百官言事大昌奏曰漢石顯知元帝信已先請夜開宮門之詔他日故夜還稱詔啓關或言矯制帝笑以前詔示之自是顯真矯制人不復言國朝命令必白三省防此弊也請自今被御前直降

文書皆申省審奏乃得行以合祖宗之規以防石顯之姦又言去歲完顏亮入寇無一士死守而兵將至今策勳不已惟李寶捷淝西虞允文戰采石實屠亮之階今寶罷兵允文守虁此公論所謂不平也帝稱善選爲恭王府贊讀遷國子司業兼權禮部侍郎直學士院帝問大昌曰朕治道不進柰何大昌對曰陛下勤儉過古帝王自女直通和知尊中國不可謂無效但當求賢納諫修政事則大有爲之業在其中不必苛求奇策以幸速成又言淮上築城太多緩急何人可守設險莫如練卒練卒莫如擇將帝稱善除浙東提點刑獄會歲豐泗稅踰額有挾朝命請增額者大昌力拒之曰大昌寧罪去不可增也徙江西轉運副使大昌曰可以興利除害行吾志矣會歲歉出錢十餘萬緡代輸吉贛臨江南安夏稅折帛清江縣舊有破坑桐二堰以捍江護田及民居地幾二千頃後堰壞歲罹水患且四十年大昌力復其舊進秘閣修撰召爲秘書少監帝勞之曰卿朕所簡記監司老人如卿朕何憂燕中書舍人六和塔寺僧以鎮潮爲功求內降給賜所置田產仍免科徭大昌奏僧寺既違法置田又移科徭於民柰何許之兄自修塔之後

潮果不齧岸乎寢其命權刑部侍郎升侍講兼國子
祭酒大昌言辟以止辟未聞縱有罪爲仁也今四方
讞獄例擬貸死臣謂有司當守法人主寧其可貸則
貸之如此則法伸乎下仁歸乎上矣帝以爲然嘗給
事中江陵都統制率逢原縱部曲敺百姓帥辛棄
疾以言狀徙帥江西大昌因極論自此屯戍州郡不
可爲矣逢原由是坐削兩官降本軍副將累遷權吏
部尚書言今日諸軍西北舊人日少其子孫伉健者
當教之戰陳不宜輕聽離軍且禁衛之士祖宗非獨
以備宿衛而已南征北伐是嘗爲先鋒今率三年輒

補外用違其長即有征行無人在選奈何始以材武
擇之而終以庸常棄之乎領留三衙勿遣會行中外
更迭之制力請郡遂出知泉州汀州賊沈師作亂戍
將蕭綄領與戰死閩部大震漕檄綄制裴師武討之
師武以未得帥符不行大昌手書趣之曰事急矣有
如帥責君可持吾書自解當是時賊謀攻城而先使
諜者乘甲縱火爲內應會師武軍至復得諜者賊遂
散去遷知建寧府光宗嗣位徙知明州尋乞祠紹熙
五年請老以龍圖閣學士致仕慶元元年卒年七十
三謚文簡大昌篤學於古今事靡不考究有禹貢論

易原雍録易老通言攷古編演繁露北邊備對行於世

二百廿八

程氏演繁露卷之一目録

卷之一

牛車

徐呂皮

陷河

服匿　斯羅　刁斗

日圓　與日說通

騶唱不入宮　腰喝

學官

漢官稱府

韶鳳石獸
左符 魚書
淇澳
卞山
行李
水碧
碑厄
江左度量尺北唐制
玉食
交戟
祏室
若干
邸閣
巖廊
和香
雷 力救反
行馬
筮遠日
先輩前進士
花信風

金鎧
花犀帶

宋新安程大昌著
明建武鄧漢校

牛車

漢初馬少故曰自天子不能具醇駟將相或乘牛車言惟天子之車然後有馬然亦不能純具一色至將相則時或駕牛也自吳楚誅後諸侯惟是食租衣稅無有橫入故貧者或乘牛車則此之以牛而駕自緣貧窶無資可具非有禁約也漢章元成以列侯侍祠天雨淖不駕駟馬單車而騎至廟下有司劾奏削爵則

舍車而騎漢已有禁矣東晉惟許乘車其或騎者御史彈之則漢法仍在也至其駕車遂改用牛王導駕短轅犢車犢牛犢也王濟之八百里駁駁亦牛也言其色駁而行速日可八百里也石崇之牛疾奔人不能追此其所以寶之也南史吳興太守之官皆殺軛下牛以祭項羽知駕車用牛也豈通晉之制皆不得駕馬也耶予於是攷案上古駕車則皆駕牛無用馬者故易曰服牛乘馬也又曰皖彼牽牛不以服箱則牛服之謂也至古之耕却不用牛孔子弟子中有冉耕乃字伯牛豈前此未以牛耕耶詩十千爲耦長沮

桀溺耦而耕沮溺二人相對自挽犂也甘誓御非其馬之正汝不共命詩曰四牡騑騑蕭蕭馬鳴有車鄰鄰有馬白顛則車皆馬駕也然則此時牛既不耕又不駕車則將何用也至於馬既駕車車重而鈍又未有人知用馬爲騎直至六韜方著騎兵詩書中元未之有此制殆難攷也

徐呂皮

今使北者其禮例中所得有韋而紅光滑可鑒問其名則徐呂皮也問其何以名之則曰徐氏呂氏二氏實工爲之也此說出於虜傳信否殊未可知矣予案

燕北雜禮所載虜事曰契丹興宗嘗禁國人服金玉
犀帶及黑斜喝里皮并紅虎皮靴及道宗即位以爲
靴帶也者用之可以華國遂弛其禁再許服用此即
靴帶之制矣及問徐呂皮所自出則曰黑斜喝里皮
謂回紇野馬皮也用以爲靴騎而越水水不透裏故
可貴也紅虎皮者回紇獐皮也標以硇砂須其輭熟
用以爲靴也本此而言則知徐呂皮者斜喝里聲之
轉者也然斜喝里之色黑而徐呂之色紅恐是野馬
難得而硇砂熟韋可以常致故染而紅之以當獐皮
也爲欲高其名品遂借斜喝里以爲名呼也

陁河

沈存中曰今之推五行三命者皆借事物以寓其理
如驛馬貴人之類是也然貴人驛馬今世術人悉皆
知而用之惟陁河一名人固不知亦復不講故沈氏
之言曰西域有沙地極虛輭人馬履之隨步陷洞如
行幕上或値甚虛處陁入其中輒不可出是爲陁河
也術者既廢此說不用亦無人能知陁河之爲何物
何理也石晉天福四年嘗遣使冊命于闐以平居誨
爲制置判官居誨行程記曰自沙州至褭蘭城二千
餘里白樓蘭行三月過一處名陁河須束薪排連填

匝兩岸乘勢急走乃始得過駞馬比人稍重即須鉅去所載獨以身行可也若適遇鋪薪不接之處不問人駞皆陷矣駞雖軀體壯大苟其陷焉亦遂全體淪沒才能露出背峯一入遂不可救故比之陷河也者即沈氏謂命家借之以喻沉滯者也驛馬者陰陽相交第第接續如詩所謂驛驛其達者正其義也夫其驛馬陷河對立而命之名則陷河之與驛馬必如長生之對七殺也三命家既有其名而無其義則古說之傳乎今者多不具矣何可責其必驗也

服匿　刀斗　斯羅

南唐張僚使高麗記其所見曰麗多銅田家饁具皆銅爲之有溫器名服席狀如中國之鐺其底方其蓋圓可容七八升案齊雜記云竟陵王子良得古器小口方腹底平可著六七升以示秘書丞陸澄之澄之曰此名服匿單于以賜蘇武子良眎其欵識果如所言夫東夷之謂服席即北狄之謂服匿者也語有訛轉其實一物也僚之回也舟至冷泉麗兵來衛中有銅器晝以供炊夜以擊警用顏注驗之即刀斗矣東夷箕子之國也猶知重古三代俎豆至漢尚存則刀斗尚其傳習而近者也若銅厮羅其義絕不可曉案

張僚記新羅國一名斯羅而其國多銅則廝者斯聲之訛者也名盆以爲廝羅其必由此也中國古固有盆矣皆瓦爲之故可叩擊以爲樂節者以其有聲也相如請秦王擊缶楊惲謂娟本秦也拊缶而呼烏烏皆瓦爲之質未至用銅也若其以銅爲質固不知始於何時然其以斯羅爲名而至今仍之則斯羅也者本其所出以爲之名也後世固有改用黃白二金且鍜且鑄者矣而其易盆名以爲斯羅者則其祖本由新羅來不可掩也於是酒器之有豐也樂之有阮咸嵇琴也食品中之有畢羅鑒虛也皆本其自而立之名也則易盆名以爲廝羅自當本之新羅無疑也

日圓與日說通

古謂日輪規環千里特言其周廣當然者耳而無有言其如何其圓者也沈括取銀圜爲喻曰月如銀圜本自無光日耀之乃有光其圓非圓乃月與日相望其光全耳及其闕也亦非眞闕乃日光之所不及耳此喻最爲精審予已詳著之矣淳熙丙申三月予爲少蓬太史局言朔日巳時日食西北隅食至一分半而復巳而日行加巳呼請臺官卽道山下以盆貯油對日景候之時旣及巳雲忽驟起少選雲退則日輪

与日說通四字宋本作小字旁注

西北角微有虧缺約其所欠殆不及一分蓋食已而復非不及一分半也其年某人（忘其名）使虜自北而回正當食時其行適及河北自北望之則日輪虧及十分之二是太史之言固不能精亦不全謬也予因此之見益知沈括銀圜之說確與之合也臨安距河北則向南二千餘里矣日食西北人在東南故從東南見之闕處全少是以十其分而闕僅及一也至於人在河北日並東南故其食處多現而遂十分虧二以此見日輪正圓可驗也此如東京所鑄渾儀今在臨安清臺則於西北兩柱移低兩寸以順天勢其痕迹

尚在可驗也南北異地於以準望天度則臨安與汴京自是不同也

騶唱不入宮（腰喝）

舊尚書令僕中丞騶唱得入宮門止於馬道（馬道是許人上馬處也）郭祚爲僕射奏言非盡敬之宜騶倡不入宮自此始也按騶倡者騶從之傳呼也朱仲遠爲行臺僕射請準朝式在軍鳴騶廢帝笑而許之史臣謂其任情則是僕射在朝得用騶唱而涖軍則否軍國異容之義也在軍而乞從朝儀所以名爲任情也梁制尚書令僕御史中丞各給威儀十人其七人武冠絳韝

音溝唱呼入殿引喤至階一人執儀囊不喤喤音橫類篇曰喧也則七人同聲唱導故曰喧也通典二十二絳韝六人所謂騶也

學官

官者管也一職皆立一官使之典管也故官舍所在皆名爲官其曰學官者學舍也五帝官天下以天下爲公而使仕者任之是爲官矣三王家天下則以天下爲已有者也然則學官之義可想矣渭口有船官餘杭有鹽官成都有錦官齊出三服有工官其爲官一也

漢官稱府

漢時廷尉治亦稱府倪寬傳御史亦稱府朱博傳

韶鳳石獸

黃圖曰文王立辟廱而知人之歸附靈臺靈沼而知鳥獸之得其所以爲音聲之道與政通故合樂以識之案此類而言即簫韶儀鳳非眞有鳳來也擊石拊石非眞有獸舞也若聲若舞皆寫鳳獸而入諸形容焉耳若以爲眞有儀舞則祖考來格亦眞有神像顯然降格也乎周禮樂合而天地神祇皆至是亦此理也大武之舞周人世世用之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

宋本亦作聲

右豈世世眞有周召來集舞佾之前也歟以此求之則夫立爲象類而眞有感格益可驗矣詩曰於論鼓鐘論者商度其制而求以撫放之也

左符　魚書

漢太守之官必得左符以出至郡用以爲驗蓋右符先以留州故令以左合右也唐世刺史亦執左魚至州與右魚合契亦其制也唐世左魚之外又有敕牒將之故兼名魚書唐書曰開成二年幽州節使史元忠奏當管八州準門下牒追刺史右魚各一隻臣勘自天寶末年頻有干戈並皆失墜伏乞各賜新銅魚可之貨三百五十五後有詔刺史已有制書爲驗左魚不給

淇澳

詩瞻彼淇澳綠竹猗猗陸機草木疏援爾雅云菉王芻也郭璞云卽菉蓐艸也予謂不然史記漢世河役云下淇園之竹以爲揵淇水古屬衛地又詩籊籊竹竿以釣於淇亦衛地也夫惟衛竹之大可爲河揵而其竿之長可以垂釣則其不爲王芻之草亦已明矣本朝之初試文必本注疏不得自主已說嘗試館職有以綠竹爲題者試人賦竹以爲釣淇之竹而涖試者咎其不從訓故黜之不取富韓公嘗辨有司之誤

矣

十山

湖州十山其形嵯峨畧如弁狀故東坡初至湖詩曰
聞有十山何處是爲君四面意求看及其至郡已久
凡詩所賦而及此山則字皆爲十不復爲弁蓋圖經
十十姓居之故其山名十也至風土記則曰烏程縣
屺山望之有黃氣紫雲大吳故以葬焉御覽八其字又
加山爲屺不知孰是案左氏昭九年爲弁髦杜預釋
之曰弁冠也陸曰弁亦作卞然則卞弁古蓋通用矣
謂山形爲弁亦與十通

行李

左氏襄八年子員謂鄭有楚命亦不使一介行李告
于寡君則行李當爲使人今人謂出行資裝爲行李
固失之矣唐李涪曰使字山下安人人下安子蓋古
使字也傳左氏者誤書李爲李故一字釐爲二字涪
之此語亦未必可據昭十三年鄭會晉于平丘子產
爭承曰諸侯靖兵好以爲事行理之命無月不至杜
注曰行理使人通聘問者則是正指使人爲行理也
此最明證也古字多通用理李同也若以行李爲行
裝之具恐無所本也

水碧

李太白詩多言朱水碧玉類也水中有此碧也字書曰碧者玉之縹青者也水經於穀水源派載山海經之言曰紵麻間其中多碧玉篇玉部引山海經亦云商山下多青碧郭璞曰亦玉類也此之謂碧卽王褒謂爲碧雞之碧也古大夫佩水蒼玉其殆用此乎今信州水精其品下而不瑩者多爲縹青之色

碑尼

王闢之澠水燕談云景祐初姜遵奉太后意惡取長安碑石爲塔材因援楊大年談苑敘武行德金[illegible]尼

以傷之傷之誠是也然此何足怪隋文帝嘗詔世之立碑者曰若欲求名一卷史書足矣不然徒爲人作鎭石耳案水經洛陽天淵池中有魏文帝九花樓殿基悉是洛中[illegible]碑累之然則尚矣

江左度量尺比唐制

通典敘六朝賦稅而論其總曰其度量三升當今一升秤則三兩當今一兩尺則一尺二寸當今一尺注云當今謂卽時卽時者當佑之時也唐時一尺比六朝制一尺二寸也王制曰古者周尺八尺爲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古者百畝當今東田百四十六

亟三十步古者百里當今百二十一里六十步四尺二寸六分

玉食

王嘉傳玉食注言精好如玉周禮王齋則供玉食是眞以玉參饌也玉不可炊如何可食當是參粒爲禮如今人服藥耳書曰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三者一類也作福作威非尋常刑賞之有定別者也天子時出意見特有賜予誅治也故曰功多有厚賞予則孥戮汝皆出賞罰之外以作福作威也再以其類推而求之則玉食也者非常饌也當齋之時特設此玉如特作之威福非常法也亦如漢武以玉屑和露之類後世乃欲求服玉之法殆失本意矣

類交戟

交戟之內案通典衛尉公車令曰胡廣曰諸門部各陳屯夾道其旁設兵以示威武交節立戟以遮呵出入也

祏室

宗廟神主皆設石函藏諸廟室之西壁故曰祏室必用石者防火也通典祭

若干

百字宋本誤作四

若干者設數之言也干猶箇也若箇猶言幾何枚也
又說干者十幹自甲至癸也亦以數言也漢食貨志

邸閣

爲邸爲閣貯糧也通典漕運門後魏於水運處立邸
閣八所俗名爲倉也

巖廊

舜遊巖廊李試義訓曰屋垂謂之宇宇下謂之廡
檐謂之廊俗書檐爲簷峻廊謂之巖漢宣帝選六郡良家
子便弓馬者爲羽林郎一名巖郎言其鄉乔侮巖除之
下注曰後漢志曰言從遊獵還宿殿下室中故

和香

梁武帝祀地用土和香杜佑注以地於人近宜加雜
馥案雜馥卽合諸香爲之言不止一香也梁武帝祭
天始用沉香古未用也通典四十二

雷力救反

五祀有中雷左氏三進及雷通典曰古者穴居故名
室曰雷許叔重說文曰屋水流也以今人家準之則
堂中有天井處也許說誠確也

行馬

晉魏以後官至貴品其門得施行馬行馬者一木橫中兩木互穿以成四角施之於門以爲約禁也周禮謂之陛枑音互今官府前义子是也

筮遠日

旬之外日爲遠日 同上□□□□

先輩進士

唐世呼舉人呼已第者爲先輩其自目則曰前進士案魏文帝黃初五年立太學初詣學者爲門人滿一歲試通一經者補弟子不通一經罷遣弟子滿二歲試通二經者補文學掌故不通經者聽須後試故後世稱先試而得第者爲先輩由此也前進士者云亦放此也猶曰早第進士而其輩行在先也 通典五十三

花信風

三月花開時風名花信風初而泛觀則似謂此風來報花之消息耳按呂氏春秋曰春之得風風不信則其花不成乃知花信風者風應花期其來有信也 徐鍇歲時記春日

金鎰

枚乘七發曰射千鎰之重賈逵國語注曰一鎰二十四兩 文選三十四

花犀帶

唐會要章服大和六年敕一品二品服色許服犀玉及斑犀按斑犀者犀文之黑黃相間者也此時止云斑犀至近世其辨益詳黑質中或黃或白則爲正透外暈皆黃而中涵黑文則名倒透透卽通也唐世槩名通天犀若正透倒透之別出於近世也今世士夫便服而繫犀帶惟兩府始服正透從斑已下卽服倒透本無定制直是以正透爲重耳

卷之二
牙旗牙門旗鼓
笙踏筍
几
石蜜
護駕
盔盌
紫泥封詔
車渠

霞帔
牛衣
玉巵無當
以華陽隱居代名 花書
馬纓
坫
六帖
古每一官別鑄印
神道
券

爆槊
五馬
鶻突
絲杉
虛封
萱草
碑生金
牙盤
鐐鑪
燭

答人問九江說

程氏演繁露卷之二目録

程氏演繁露卷之二

宋新安程大昌著
明建武鄧　渼校

牙旗牙門旗鼓

大將所建牙旗劉馮事始兼載兩義其一謂以象牙飾旗其一謂以爪牙爲義然終無的據御覽三百三十九至其所引兵書則曰牙旗者將軍之精凡始建牙必以制日制日者其辰之在五行以上尅下之日也又引尚書曰門旗二口色紅八幅大將牙門之旗出引將前軍列又引黃帝出軍訣曰牙旗者將軍之精金鼓

者將軍之氣又引後漢書光武狗河北收韓歆置鼓下將斬之注云中將軍最尊自執旗皷若置營則立旗以爲軍門弁設皷戟人必於其下合此數者言之則軍門對立兩旗是爲牙旗其已審矣特不知眞飾以牙邪或止取爪牙以爲義也眞人水鏡經曰周禮司常職云軍旅會同置旌門夫以旌爲門即旗門也此其說有本也後世軍中遂置牙門將郭子儀李光弼在朔方皆嘗爲之魏博特置驍銳可倚仗者使爲護衛名爲牙兵而典總此兵者其結銜名爲押衙至於官府早晚軍吏兩謁亦名爲衙宇文化及爲秦王浩丞相於帳中端坐白事者默然不應下牙時方收啓狀與張愷參決之則是以朝晡而集爲牙也呼爲既熟雖天子正殿兵衛受朝謁亦名正衙當是因牙門之義展轉以爲此名也黃帝出軍曰有所征伐作五采牙幢青牙旗引住東赤牙旗引住南白牙旗引住西黑牙旗引住北黃牙旗引住中是凡大將行住不以何地皆有牙旗隨之不止軍門有二牙旗也魏志曰典韋爲張邈士牙門長大喪莫能勝韋一手建之此即牙門大旗矣吳志陸遜討費棧以兵少乃益施牙幢分布皷角賊即破散既云益施牙幢則不止

二旗矣凡縣轄表宏顧愷之陳子昂皆有祭牙禡牙文其所謂牙卽牙旗也再詳此義恐旗有飾牙之理蓋旣不專以門旗爲牙旗而五方之旗皆名爲牙恐欲重其體故飾之以牙也耶詩之象齒五轡之象轡其爲用象亦已久矣

筌蹄筍 筍

得兎者忘蹄得魚者忘筌筌與蹄世人習聞其名而不能察其果爲何物也戰國策魏牋謂建信君曰人有置係蹄者而得虎虎怒決蹄而走虎非不愛其蹄也不以環寸之蹄而害七尺之軀然則蹄也者其虎

足之爪或指也歟故曰環寸也言其圍一寸也唐韻曰蹄獸足也左氏胹熊蹯不熟蹯卽熊掌也係蹄者以繩爲機縈繫其蹄也決蹄者知其縈繫不可復解故自剔去其足魏牋之謂如人遭瘓釜而自斷其腕者也以類求之則兎蹄者亦該繩以縈兎也歟筌者魚筍也出廣韻筍者以竹爲器該逆鬚於其口魚可入不可出也文選有寘筌李善曰取魚之器也詩曰寡婦之筍又曰敝筍在梁又曰毋逝我梁毋發我筍蓋橫溪爲梁梁傍開缺透水而該筍以承其下魚墮梁已卽覺水淺急趨旁闕以求入溪旣入卽撤筍中見

者發笱而取之也相戒毋發我笱者懼其發取已獲之魚也

几

几與案自是兩物几者坐具也曲木附身以自捧抱故釋名曰几庋也所以庋物者也其音軌其義則閣也漢武內傳帝受王母眞經庋黃金之几是以几而貯閣經文也鄴中記曰石虎所坐几悉彫畫爲五色花則几者所以坐也非案類也語林曰孫馮翊徃見任元褒門吏憑几見之孫請任推此吏吏曰得罰體痛以橫木扶持非憑几也孫曰直木橫施植其兩足便爲憑几何必狐蹐鵲躇曲木抱腰用此推之則几之形象可想大率如今之胡床頂施曲木而俗以抱身交床名之是其象矣第古無繩床既爲坐具必是施板竹林七賢論曰阮籍在袁孝尼家醉起扶書几板爲文王逸少見門生家棐几滑淨因書眞草其爻刮去是皆有板可書也孟子隱几而卧南郭子綦隱几而坐嗒然似喪其耦皆其事也必以几閣其手故得以寄其逸也若周禮玉几漆几用材設節則有別若其形制無二也

石蜜

太平御覽異物志曰交趾甘滋大者數寸煎之凝如
冰破如博棊謂之石蜜涼州異物志曰石蜜之滋甜
於浮萍非石之類假石之名實出甘柘變而凝輕注
云甘柘似竹煮而曝之則凝如石而甚輕又魏文帝
詔曰南方龍眼荔枝寧比西國蒲萄石蜜合此數說
觀之既曰柘漿所凝其狀如冰而名又爲石則今之
糖霜是矣又有崖蜜者蜂之釀蜜卽峻崖懸窠其窠
使人不可攀取也而人之用智者伺其窠蜜成孰用
長竿繫木桶慶可相及則以竿刺窠窠破蜜注桶中
是名崖蜜也

三百五九

護駕

六典侍中護駕又左補闕掌扈從乘輿扈卽護也近
說引相如賦扈從橫行出乎四校之中則失之矣師
古曰扈跋扈也言其驍勇不循行列而自跋扈行乎
四校之外也不專以護衛爲義也

盔盂

東方朔傳置守宮盂下注盂食器也若盔而大今之
所謂盔盂也盔音撱今僧家名其食鉢爲鉢則中國
古有此名而佛徒用之耳

紫泥封詔

漢朝中書以武都紫泥爲璽室加綠緹其上案此卽是紫泥渾裹其匣而泥匣之外更加綠緹也漢趙皇后傳曰中黃門田客持詔記盛綠緹方底封御史中丞記其曰方底卽詔函矣紫泥所封卽方底之函矣函外又以綠緹封裹之也御史中丞記卽謂中約書者是矣約書云者約結也以繩或帶結封而書字其上也卽封緘也

車渠

尚書大傳曰散宜生輩之江淮之浦取大貝如車渠陳於紂庭然則車渠非大貝也特貝之大者可比車渠耳不知車渠又何物也御覽六百四十七車者車也渠者轍迹也孟子謂城門之軌者是也

霞帔

唐睿宗召司馬承禎問道遂賜絳霞紅帔以還公卿賦詩送之今世之謂霞帔者殆起此耶出實賓錄二十五

牛衣

王章卧牛衣中注龍具也龍具之制不知何若案食貨志董仲舒曰貧民常衣牛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然則牛衣者編草使暖以被牛體蓋簑衣之類也

玉巵無當

韓子曰堂谿空見昭侯曰今有玉巵無當瓦器有當君渴將何以曰以瓦器空曰爲人主漏泄羣臣之語猶玉巵無當也昭侯於是每與空話事歸輙獨卧惟恐漏言於妻妾也案左思賦嘗引玉巵無當以譏揚雄而曰假言珍恠如玉巵無當而巵當之爲何物無有能言者今以韓子求之則當者底也當平聲以玉爲巵信美矣而其下無底則水漿迸散不若瓦器有當乃爲適於用也御覽

以華陽隱居代名花書花書

陶隱居以諸王侍讀解職遂自稱華陽隱居書疏亦以此代名出太平廣記國初人簡牘往來其前起語處皆書名後結語處即以花書代名不再出名也花書云者自書其名而走筆成妍狀如花葩也中書舍人六員凡書敕雜列其名濃淡相間故名爲六花判事花書之起其必始此矣韋陟書名如五朶雲亦其事也王介甫當神宗正眷注時其書石字爲口人皆效之故時人嘲之曰表德皆聯甫花書盡帶圈蓋有以也

馬纓

建隆元年涇州都校李玉謀害節使白重贊先遣人市馬纓一即僞造制書云重贊謀逆令夷其族謂都

校陳延正曰使人致此去矣上聞大驚鞠之玉棄市又李飛雄竊得馬纓遂詐稱詔斬邊帥人初亦信之即知馬纓者使人用以爲驗也新築人請繁纓以朝即此也今州郡惟帥臣乘馬乃始有纓建康有之它帥不製也

坫

論語反坫也者乃是藉爵之器兩邦君酬酢飲已而反置爵其上是名爲坫也沈存中記國初人有用反坫爲屏者沈以爲誤爲其下文又有塞門塞門屏也不應重以屏出也案許氏說文云坫屏也不知許氏別有據否亦恐許誤

六帖

白樂天作類書名六帖通典選舉門載唐制曰開元中舉行課試之法帖經者以所習經掩其兩端中間惟開一行裁紙爲帖凡帖三字隨時增損可否不一或得四得五得六者爲通此六帖之名所從起也六帖云者取中帖之數以名其書期於必遂中選也

古每一官別鑄印

孔琳之當亘元時建議曰古者皇王傳國之璽及公侯襲封之印皆奕世傳用無取改作今世惟尉之一

職獨用一印至於內外羣臣每遷悉改終年刻鑄金銀銅炭之費不可勝言愚請衆官印即用一印無煩改作本傳十七

神道

李廣傳丞相李蔡得賜冢地盜取三頃賣之又盜取神道外壖地一畝葬其中世之言神道者始此西漢二十四

又霍光塋起三十闕築神道神道言神行之道也長安志

拳

司馬遷言李陵矢盡道窮士張空拳文穎曰拳弓弩拳也師古曰拳音拳與綣同拳綣音皆去權反又陵傳陵發連弩射單于張晏曰三十綣共一臂案綣是弩弦張之則滿臂即弩椿也空拳言上弦使滿而無矢可射承上矢盡爲文也西漢十四

爆䗸

宋景文筆記曰宣獻宋公著圖簿記至爆䗸不能得其義亨後十餘年始得之其說曰江左有瓜䗸爲其首大如瓜是其義也按字書䗸小瓜也蒲卓反字或爲瓟同一音也亨案爾雅爆牛犎牛也此獸抵觸百獸無敢當者故金吾仗刻爆牛於䗸旁以碧油囊籠

之荆楚歲時記所說亦與爾雅同今金吾仗以爆槊爲第一隊則是爆槊云者刻犎牛於槊首也它說皆非也

五馬

太守五馬莫知的據古樂府五馬立躊躕即其來已久或言詩有良馬五之侯國事也然上言良馬四之下言良馬六之則或四或六元非定制也漢有駟馬車正用四馬而鄭元注詩曰周禮州長建旟漢太守比州長法御五馬元以州長比方漢州大小相絕遠矣周之州乃反統隸於縣比漢太守品秩殊不侔不足爲據然鄭後漢時人則太守之用五馬後漢已然矣至唐白樂天和深春二十詩曰五疋鳴珂馬雙輪畫戟車至其自杭分司有詩曰錢塘五馬留三疋還擬騎來攪擾春老杜亦曰使君五馬一馬驄則是眞有五馬矣若其制之所始則未有知者

鶻突

師友談紀云錢穆父尹開封剖決無滯東坡朝次譽爲霹靂手穆父曰敢云霹靂手且免鶻鷺蹄即俳優以爲鶻突者也鶻突者胡塗之反也殷芸小說曰孫邕醇粹有素魏武帝初置侍中舉者不中選遂下令

曰吾侍中欲得渾沌氏古之賢人也於是臣下方悟遂舉邑帝大悅此語著於釋稗稗訓之曰世俗之俳言也鶻者渾之入突者瞰之入渾者渾之去沌者瞰之去也用此言觀之則謂愚無分別名爲鶻突由來古矣釋稗不書名氏其書引王介父解義卽近世人也或作陸農師

絲杉

霍光傳師古曰爾雅毛詩傳皆云樅木則松葉栢身栝木則栢葉松身按栢葉松身乃今俗呼爲絲杉者也

虛封

建安二十年曹操專封拜始置名號侯至五大夫與舊列侯關內侯凡六等以賞軍功新置皆不食租虛封蓋始於此

萱草

詩曰焉得諼草言樹之北注直以諼爲萱草詩永矢弗諼之訓爲忘故曰永誓不忘也又凡字必從其類而萱當從草今特舍草從言義皆可疑後見許氏說文萱之字从艸憲又作蕿作蘐俱以況袁爲飜切乃知古詩字本作蘐自唐明皇改古文代以今字乃訛

蘉爲謬耳

碑生金

晉語云墓碑生金庾氏大忌初不曉生金爲何等語案吳淑事類賦引魏志曰繁昌縣授禪碑中生金表送上羣臣盡賀王隱晉書曰永嘉初陳國項縣賈逵石碑中生金人盜鑿取以賣賣已復生此江東之瑞也其曰瑞者晉爲金行故金生爲祥元帝中興其應也据此而言則碑中誠生黃金矣亦異事哉

牙盤

唐少府監御饌器用九飣食以牙盤九枚裝食味於上置上前亦謂之看食據此即是以牙飾盤矣問之今世上食止是髹盤亦不飾牙

飾 髹飾

鐐鑪

談苑載鐐鑪曰鐐者白金也意謂以白金飾爐也是固有本矣然恐語訛耳爾雅云烘燎煁烓也烘謂燒燎也煁今之三隅竈也然則烓者無釜之竈其上燃火謂之烘本爲此竈止以燃火照物若今之生麻籸音身盆也然則鐐鑪亦不爲鐐當爲燎爐耳

燭

儀禮之燕禮曰宵則庶子執燭於阼階上司宮執燭

於西階上甸人執大燭於庭閽人爲大燭於門外鄭元注曰燭燋也甸人掌供薪蒸者庭大燭爲位廣也閽人門人也爲作大燭以俟賓客之出也古燭未知用蠟直以薪蒸即是燒柴取明耳亦或剥樺皮爲之亦已精矣然曲禮曰燭不見跋則是必有質可爹乃始有跋耳曲禮或是有蠟燭後從其所見而言之耶

答人問九江說

前蒙疑論九江曲折冗久不報當不訝否其之論禹貢也疑則傳疑初未嘗敢確主其見也進本於發語中已著此意至於九江非今江州固嘗明言之矣顧經文闕及九江者多悉是經中大節目若不姑據古傳以奠其地則凡經文中語及九江者無所指以致其辭故姑從古傳言之不謂確不可易也春秋所書尚分見聞傳聞爲三歐公亦不敢全廢漢儒之說而遂設爲之喻曰村疃有火州人數日乃始聞之不如其邑人翌日聞之之未遠也縣聞雖近又不如其鄰人登時親見之審也秦以今淮南爲九江漢以今江州爲九江皆非鄰人親見之審矣然由今日睎秦漢如以州人而言縣事又不如姑仍縣人之言尚或可

據也若舍之不用別擬一水以名九江是似州人强破邑傳或時却成薦誤所不敢安也漢去古不遠已不知九江所奠矣劉歆遂指彭蠡以爲九江凡今名江州以爲九江郡皆始於歆然歷世不肯主信者以匯即彭蠡也匯與彭蠡經既以三江名之不應添出一名謂爲九江也夫三江者南中北相參爲三是尚可應塞三數矣若九之爲九其名何自而起耶故王莽雖采歆說以此名郡而後世不肯主信者爲其本無的據也若其指洞庭爲九江則自胡旦始而晁說之實宗師之第不肯明云其說自旦而出耳古來未

荐

嘗有爲此言者也且經之言九江也如曰九江孔殷又曰過九江至于敷淺原又曰九江納錫大龜是皆因事及之猶可展轉它說矣至夫岷江原委相貫自岷山以至入海具有次第著乎經文則何可移之而它也歟經曰岷山導江東別爲沱又東至于澧過九江至于東陵則是九江也者上承岷派由夔峽東注以下貫于東陵而後始會于匯匯者南江之與江漢合三爲一之地也今江州湖口縣是其所也洞庭也者課其大派則上承瀟湘而下逕岳州以合于江而瀟湘之源皆出湖南不受蜀水也則書之岷派瀟湘

不得而預也今從岳州言之岷江正在州北洞庭乃在湖南其不爲一派明矣由岳州已上則兩水不相入如之何强取未嘗合流之南派而用全無古據之見剟而入之北派也今鼎沅之西固與蜀中施黔東西相距然而中隔萬山水不通流如之何而云南派可入北派也湖南固有澧水因遂置爲澧州矣李吉父元和郡縣志遂取此之澧水以爲岷蜀之澧故胡旦信之不疑而不知後世湖南之澧水非古梁州之澧水也此最致誤之因也旦之說曰九水入于洞庭故名以九非也漣水營水今爲瀟耒水沫水漉水瀏水

潰水並水湘水是姑可枚列爲九矣然而九水之外更有微水資水沅水澧水此四水者亦皆同入洞庭而同注於江則是洞庭所受者凡十三水矣不知以何爲限而遂掇去四水不數也若以爲上流只有九水則資之入沅時漣瀟鍾耒洣漉瀏潰之入湘也方其初來已爲九水而沅湘又爲二水以九合二則十一矣其可削減十一使之爲九乎若專以注湖爲數則又沅湘實止二水數不及九不知何據而遂以意定之爲九也葢古人之記水派也皆摭其本名本地據實言之無有取象以爲之數者也旦謂九爲陽數

則於治水之義絶無所附不待他人致辨胡氏亦既
詒辭自疑而不敢主執矣是故江淮河濟命名既定
則江的名江河的名河不似今西九水皆得名江名
湖也且夫漢水之大幾與岷江相敵其已大矣而其
初未及入江經但稱之爲漢不肯假以江名也洞庭
雖大安得未會於江而遂破例以目爲江平而經亦
無其語何可信也

程氏演繁露卷之三目録

卷之三
誕馬
卜教
流離
闌出
十數改用多畫孚
太行虛一
北虜於達魯河鈎魚
古用玉非純玉

蓍以七爲數
鴻毛
河豚
禹冢
背子中禪
躧音屣
緗素雜記
宿州虹縣
舞馬
渾姓
恠石
莕婕妤
富貴昌宜侯王
桔槔水車
東堂桂
含章梅粧
太守黃堂
赤米

程氏演繁露卷之三目録

宋新安程大昌著
明建武鄧　渼校

誕馬

宣和鹵簿圖有誕馬其制用色帛周裹一方氈蓋覆馬脊更不施鞍此其爲制必有古傳非意揷矣然名以爲誕則其義莫究也蔡攸輩雖加辨釋終不協當案通典宋江夏王義恭爲孝武所忌憂懼故奏革諸侯國制但馬不得過二其字則書爲但不書爲誕也但者徒也徒馬者有馬無鞍如人袒裼之袒也迹其

義類則古謂徒歌曰謠是其比也其所謂徒者但有歌聲而無鐘鼓以將也然則謂之但馬蓋散馬備用而不施鞍轡者也通典二二又王璵每見道俗乞丐無已道逢太保廣平王懷遽自言馬瘦懷卽以誕馬并乘具與之案此書但爲誕誤也所與者但馬而無鞍勒故以乘具與之其理相貫也又案晉陽雜俎一卷北齊邢南使使主副各乘車但馬在車後鐵甲百餘人其所書曰但馬而不曰誕馬在車後而名但知無乘具以備闕也

卜教

鍾 瓊 馬

後世問卜于神有器名盃珓盃珓者以兩蚌殼投空擲地觀其俯仰以斷休咎自有此制後後人不專用蛤殼矣或以竹或以木畧斲削使如蛤形而中分爲二有仰有俯故亦名盃珓盃珓者言蛤殼中空可以受盛其狀如盃也珓者本合爲教言神所告教現于此之俯仰也後人見其質之爲木也則書以爲校字義山雜篆曰殽神擲校是也校亦音珓也今野廟之荒凉無資者止破厚竹根爲之俗書竹下安教者是也至唐韻效部所收則爲珓其說曰珓者盃珓也以玉爲之說文玉篇皆無珓字也案許氏說文作於後漢顧野

校 校

王玉篇作於梁世孫愐加字則在上元間而廣韻之成則在天寶十載然則自漢至梁皆未有此珓字知必出於後世意撰也干祿書凡名俗字者皆此類也至其謂以玉爲之決非眞玉玉雖堅不可颺擲兼野廟之巫未必力能用玉也當是擇蚌殼瑩白者爲之而人因附玉以爲之名凡今珠璣琲珕字雖從玉其實蚌屬也夫惟珓校簽既無明據又無理致皆所未安予故獨取宗懍之說也懍之荆楚歲時記曰秋社擬教於神以占來歲豐儉其字無所附並乃獨書爲教猶言神所告於颺擲乎見之也此說最爲明徑也

又歲時記注文曰教以桐爲之形如小蛤言教教令[illegible]去則以半俯半仰者爲吉也此其所以爲教

石林燕語高辛廟有竹梧笑以一俯一仰爲筊笑則又作笑言矣今俗字書並無此字音答字本音條答幕也此字[illegible]

玉珮爲小蚌字亦從玉珮音遥

[illegible]

漢西垣傳[illegible]

國出赤白黑黃青綠縹紺紅紫十種流離此[illegible]之物采澤光潤踰於衆玉今俗所用皆銷冶石汁加以衆藥灌而爲之虛脆不耐實非眞物案流離今書附玉旁爲琉璃字師古之記流離是矣而亦未得其詳也穆天子傳曰天子東征有采石之山凡好石之

王玉篇作於梁世孫愐加字則在上元間而廣韻之成則在天寶十載然則自漢至梁皆未有此琰字知必出於後世意撰也干祿書凡名俗字者皆此類也至其謂以玉爲之決非眞玉玉雖堅不可颺擲兼野廟之巫未必力能用玉也當是擇蚌殼瑩白者爲之而人因附玉以爲之名凡今珠璣琲珞字雖從玉其實蚌屬也夫惟琰校簒既無明據又無理致皆所未安予故獨取宗懔之說也懔之荆楚歲時記曰秋社擬教於神以占來歲豐儉其字無所附並乃獨書爲教猶言神所告於颺擲乎見之也此說最爲明徑也

又歲時記注文曰教以桐爲之形如小蛤言教教令也其擲法則以半俯半仰者爲吉也此其所以爲教

流離

漢西域傳罽賓國有琥珀流離師古曰魏畧云大秦國出赤白黑黃青緑縹紺紅紫十種流離此蓋自然之物采澤光潤踰於衆玉今俗所用皆銷冶石汁加以衆藥灌而爲之虛脆不耐實非眞物案流離今書附玉旁爲琉璃字師古之記流離是矣而亦未得其詳也漫天子傳曰天子東征有采石之山凡好石之

器于是出天子升山取采石焉使民鑄以成器于采石山之上注云采石文采之石也則鑄石爲器古有之矣顏氏謂爲自然之物恐不詳也北史大月氏傳魏太武時月氏人商販京師自云能鑄石爲五色琉璃於是采礦於山中卽京師鑄之旣成光澤乃美於西方者自是中國琉璃遂賤用此言推之則雖西域琉璃亦用石鑄無自然生成者若果出於生成則月氏之賈從何人而受此鑄法也兼外國奇産中國未始無之獨不聞有所謂眞琉璃也東坡作藥玉盞詩曰鎔鉛煑白石作玉眞自欺東坡謂煑卽穆傳之所謂鑄顏氏之謂銷冶者也然中國所鑄有與西域異者鑄之中國則色甚光鮮而質則輕脆沃以熱酒隨手破裂至其來自海舶者製差樸鈍而色亦微暗其可異者雖百沸湯注之與磁銀無異了不損動是名番琉璃也番流離之異於中國流離其別蓋如此而未嘗聞有以石琢者也如階石之類古之謂珉又謂之碔砆至瑛璁琇玟皆石之似玉者使此一種石而入用自附名於玉不爲流離矣故知師古之言爲未審也

闌出

漢法闌出謂以違禁之物越出邊禁之地也無籍而冒入宮殿則爲闌入謂其人身竊入宮禁之內也闌有遮攔之義古字多通用闌欄攔皆一也攔檻之版爲蘭子虛賦云宛虹拖於楯軒注云楯軒軒之蘭版也張平子西都賦曰伏櫺檻而俯聽薛綜曰櫺臺上欄也爲軒檻可以限隔高下故名之爲欄是皆闌干之闌也兵器在架曰蘭張衡賦曰武庫禁兵設在蘭錡李善引劉逵魏都賦注曰受它兵曰蘭受弓弩曰錡蓋以轄束兵器名之曰蘭也井上四立幹四出而相交亦名爲蘭言能遮限井口也聯木以邀遮禽獸

爲闌上林之賦校獵也顏師古注曰校以木相貫穿總爲闌校遮止禽獸而獵取之也馬牛閑廐爲闌周官校人闌板以養馬故命之爲闌也納奴婢閑中而鬻賣之亦名爲闌賈誼傳賣僮納之閑中閑即闌也合數者而求其義則闌出闌入之理皆昭昭矣後世財利所在官專其入則命之爲榷榷者水上獨木之橋也言獨專此水禁塞它路如一木橋然也夫以專取爲榷則犯國禁而越出越入皆當爲闌矣

十數改用多畫字

古書一爲弌二爲弍三爲弎蓋以弋爲母而一二三

隨數附合以成其字特不知單書一畫爲一單書二畫二畫爲二爲三起自何時今官府文書凡其記數皆取聲同而點畫多者改用之於是壹貳參肆之類本皆非數直是取同聲之字借以爲用貴點畫多不可改換爲姦耳本無義理可以與之相更也若夫十之用拾八之用捌九之用玖則全無附傘也然亦有在疑似間者易之參兩天地左傳自參以上則徃稱地來稱會是嘗以參爲三矣顏子不貳過士有貳宗國不堪貳爲其與正爲副則貳之爲二尚或可以傳會矣在顏師古時江充傳固已訛大壹爲太壹矣薛

宣傳本曰壹笑爲樂而傳本乃作壹笑爲壺矣則是此時一已爲壹矣若元本不用壹字則一字本止一畫何緣轉易爲壺爲矢也若曰唐至明皇始盡以今文代去古文因盡歸咎明皇則師古之時漢書傳本何爲已變大臺以爲太壹壹笑以爲壺矢耶又凡漢書一字皆以壹代則一變爲壹又在明皇之前矣然而古今經史凡書千百之字無有用阡陌之阡公伯之伯者亨故疑舊本不曾改少畫以從多畫也然不能究其起自何時

大衍虛一

正易新法之論大衍曰掛一之在四十九元不入用則雖去之無欠也其意以爲揲蓍之初此一既掛左指則自不預揲數上聲之數去聲矣及其四已定此一又歸奇扐則又不入七八九六之用故曰去之無欠也此蓋以象數言易於有爻之後而不知超象數以求易於未爻之前也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一之生二是虛一之能生天生地者也夫天地得此之生於太極也其象在蓍則分一爲二是其形容已然此之分二者從何而來豈非從一握則四十九用皆藏一握之內及其分一握以爲兩握則一已生二

而一遂無見聖人於是即五十蓍中取其一蓍掛之左指者既不以揲又不循數其意蓋示四十九用之上此之一數處總無爲而四十九者各以七八九六聽令而受數焉耳故此一雖虛而天下之實莫不由之以出則安可知有用之用而不知無用之用也故知此說不能求諸未爻之前也

北虜於達魯河鈎魚

燕北雜録載契丹興宗重熙年間衣制儀衛打圍射鹿鈎魚等事於景祐五年十月撰進不書撰人姓名而著其所從聞曰思鄉人武珪在虜十餘年以善歌

緑帳下故能習虜事詳悉凡其所録皆珪語也達魯河鈎牛魚虜中盛禮意慕中國賞花鈎魚然非鈎也鈎也此之所記於虜爲道宗清寧四年其甲子則戊戌正月也達魯河東與海接歲正月方凍至四月而泮其鈎是魚也虜主及其母皆設次冰上先使人於河上下十里間以毛網截魚令不得散逸又從而驅之使集虜帳其床前預開冰竅四名爲冰眼中眼透水旁三眼環之不透第斲減令薄而已薄者所以候魚而透者將以施鈎也魚雖水中之物若久閉於冰遇可出水之處亦必伸首吐氣故透水一眼必可以

宋本九之字

主

致魚而薄不透水者將以伺踪也魚之將至伺者以告虜主即遂於斲透眼中用繩鈎擲之無不中者既中遂縱繩令去又魚倦即曳繩出之謂之得頭魚頭魚既得遂相與出冰帳於別帳作樂上壽

古用玉非純玉

古禮用玉甚多而玉不之或疑古玉多於後世是則然矣然而有說也說文玉部案禮天子用全純玉也上公用駹四玉一石侯用瓚伯用將玉石相半也然則瓚將云者其質半玉半石駹者五分其質而四分爲玉一分爲石也然古禮玉惟天子所用通

體是玉若其間雜之以石則不用也自上公以降則
駹瓚將之質雖不免雜之以石亦入用也則其禮用
雖多凡半珉半玉亦入用也紹興十三四年間或於
會稽禹廟三清殿前發地得瘞玉官寺初未之知人
多分取及縣官知而録之止餘四物其一蒼璧也色
帶青一邊有土黯處稍變爲土黃色不知在瘞幾年
矣其二蒼璋也極小畧可三五寸許正爲半圭之形
此三者蓋眞玉也又有一物體圓如璧而旁出兩角
角末即是圭頭在禮所謂兩圭有邸者也色似玉帶
白而體質甚輭觀者多用指爪掐試已成深穴細視

正是寒長解石輩耳亦恐未可名之爲珉也其器見
藏禹廟縣尉典之前後官遞相付授防換竊也吳民
可帥越大興工浚鏡湖得小玉璧以藏公帑中迹此
數物而考之以古則皆得諸禹廟其在土中者必爲
薶玉以祭者也得之水中者則其沈祭之玉也古用
玉如此之多也

蓍以七爲數

諸家多言蓍以七爲數至其何以用七則莫有言者
意謂七七四十九正蓍之用耳歷攷諸易自數總以
及數變皆無以七爲祖者獨有七爲少陽固在四策

之一然此之七也進之不得爲陽數之極退之不能爲陽變之祖則七在四策中特其列數之一耳安能總攝它數也顧獨於末流取四十九以配七七而謂蓍數之祖何所本也

鴻毛

王褒聖主得賢臣頌曰翼乎如鴻毛之遇風鴻毛非指其羽中之最大者言如鴻鵠得風而順其羽翰既大風又借便故以爲賢臣遇主之喻也

河豚

類篇魚部引博雅云鯸鮔盈之反鮀也背青腹白觸物即怒其肝殺人正今人名爲河豚者也然則豚當爲鮀

禹冢

漢地理志會稽郡山陰縣注云會稽山在南上有禹冢禹井今紹興府城東十許里有告成觀觀有禹廟相傳禹墓在廟東之小山山下又有窆石或云禹塟所用然絕無信傳又其地自在山陰縣治之東與古傳在南者方鄉不應若紹興府府治則又在今山陰縣之西而其正南大山即秦望山也秦始皇父子皆登此山以祭禹矣南史記秦碑至是尚在讀二世碑

是也然則禹墓在秦望山上山陰縣南而不在告成觀甚明

背子中禪

今人服公裳必衷以背子背子者狀如單襦袷襖特其裾加長直垂至足焉耳其實古之中禪也禪之字或爲單單皆音單也古之法服朝服其內必有中單中單之製正如今人背子而兩腋有交帶橫束其上今世之慕古者兩腋各垂雙帶以準禪之帶卽本此也江充傳衣紗縠禪衣師古曰禪衣若今之朝服中禪也漢官儀曰虎賁中郎將衣紗縠禪衣事物紀原曰漢高帝與項羽戰汗透中單且曰中單卽今汗衫非也

蹻音屩

地理志趙地倡優女子彈弦跕它頰反蹻游媚富貴注蹻跟爲跕掛指爲蹻師古曰屩謂小履之無跟者也跕謂輕蹻之也案今人夏月以生帛爲屧其三面稍隆起惟當腳跟處止低卽師古所指也

緗素雜記

靖康閒閭人黃朝俊所作也辨正世傳名物音義多有歸宿而時有闕疑者至釋宋子京以麥詩以四月

而曰爲麥秋案北史蘇綽傳麥秋在野其名遠矣是未嘗讀月令也以此見博記之難

宿州虹縣 宋時作讀如絳 今皆呼爲虹矣

虹縣今宿州屬邑也今讀如絳孔光傳光爲虹縣長注虹沛之縣也音貢即與今呼不同

舞馬

梁天監四年禊飲華光殿其日河南獻赤龍駒能伏拜善舞周興嗣爲賦本傳六十二案此時已有舞馬不待開元間矣唐中宗景龍文館記已有舞馬亦非明皇刱教也

渾姓

劉禹錫集二十八送渾大夫赴豐州其詩曰鳳銜新詔降恩華又見旌旗出渾家然則渾姓側聲也

恠石

禹貢青州貢品有鉛松恠石說者疑恠石之爲玩物不當責貢予曰非也其所謂恠非今世所玩如靈壁太湖之石嵌空玲瓏可爲戲玩也質狀色澤似石而非石故以恠名也恠者異也說文瑀璅音繅玗音于瓅音燮詩之貽我佩玖有蒼璁衡以至系壁之琫充耳之琇與夫瑎之黑也珊瑚之赤也碧雞之碧也許氏以及

怪

漢儒皆嘗枚列其物而命之名曰此石之次玉者也此石之能比乎玉者也以此之石而比璠璵璿瓘瑾瑜琳球則不能齊及然能超出常石之上得與眞玉爲比豈非石類之卓然秀異者乎則其命爲之恠非抑之也所以高之也且古之用玉比後世特多不止六器五瑞而已也刀劍衣佩日用之具皆用玉也用玉既多則所須必倍其勢不得不以似玉者克代足用也故玖璁琫琇固已明用美石而夫駹瓚將之類則玉而雜石亦兼用之然則兼列恠石以期足用事之必然者也則恠石之貢以用而不以玩亦已明矣

三百七十

怪　怪　怪

莕 婕妤

詩參差莕菜左右采之許氏曰荽餘也左右者后妃左右所謂淑女也言左右淑女如河洲之有荽餘也予於是疑漢之婕妤取此義以名也字或加女則爲婕妤或加人則爲倢伃皆本詩之莕菜而增偏旁也漢世名所采良家女爲采名或亦本此矣

富貴昌宜侯王

淳熙乙巳予以大饗恩封新安郡侯時寺丞佐善小篆予問何人能刻銅當呼之使刻時因引予入一書室四壁盡是古器皆有欵識其中一盆鑄寫特精而

格制差淺四旁皆隱起水波中有兩魚其間不爲水
紋處有篆文六字曰富昌宜侯王亨時大病更生
樂見昌宜二字意益欣然不暇究其爲何種制度也
丁未三月二十八日在建寧閱唐會要見上元間高
宗卽洛北營建陰殿韋洪機掘地得古銅器如盆而
淺中有蹙起雙鯉之狀魚間有四篆字曰長宜子孫
以較時公所藏則盆與樣制皆與之合其中字語則
隨人意向故兩語不同耳然則此制唐已前既有之
矣

桔槹水車

水車古無見莊子曰漢陰丈人鑿隧而入井抱甕而
灌則直提甕汲井汲滿卽出而灌之未有機巧也子
貢於是語以桔槹之制是就有水處立木其上交午如
數如沃湯案此意制是就有水處立木其上交午如
十字一頭繫甕一頭虛垂人者制其低昂故其挈水
若抽數如沃湯也沃湯者湯之沸騰而湧起者也此此
其爲械比之抱甕則事半而功加倍矣然而自此時
至漢皆未有今世捲水之車也不獨未有捲水之車
也雖水礰水碓亦無載焉故知智未及知也魏晉曰
馬鈞居京都有地可爲園患無水以灌乃作翻車令

童轉之而灌水自覆更出其巧百倍於常此方是今之水車也矣（出魏畧載在御覽八百十四）

東堂桂

晉郤詵試東堂得第自言猶桂林一枝東堂者晉宮之正殿也山濤冊陽記曰前殿正殿也東西堂魏制也在周爲小寢也（御覽二百七十五）

含章梅粧

壽陽公主在含章殿梅花飄著其額因撫倣之以爲粧樣山濤之冊陽記曰皇后正殿曰顯陽東曰含章西曰徽音皆洛陽宮舊名也名起後漢（御覽二百七十五）

太守黃堂

郡國志曰雞坡之側卽春申君之子假居之地也後有守居之以數失火故塗以雄黃遂名黃堂（御覽二百堂門）

赤米

國語曰越大夫種謀曰今吳旣罷而大荒薦饑而無赤米注曰米之惡者也（御覽二百十五）案赤米今有之俗稱紅霞米田之高卬者乃以種之以其早熟且耐旱也然則越時已有此米矣南史任昉傳昉解新安太守去惟載桃花米卽赤米是也

程氏演繁露卷之三

卷之四

如五器卒乃服
飴餳
父之稱呼
詔黃
儀鸞
七牢百牢
太廟先於陛階下西向拜
秸服

更點
秉心塞淵馬三千
寢廟游衣冠
頌琴　旌節
折俎　梅雨
黃麻白麻　佛骨
魚袋
蝗

程氏演繁露卷之四目録

程氏演繁露卷之四

宋新安程大昌著

[illegible]

必有所本舜典之謂輯[illegible]也輯者歛之而上乎天子也又謂班瑞于羣后者[illegible]此之復與其圭以歸者也第其有過留之三年者不

更點
秉心塞淵馬三千
寢廟游衣冠
頌琴 旌節
折俎 梅雨
黃麻白麻 佛骨
魚袋
蝗
程氏演繁露卷之四目錄

程氏演繁露卷之四

宋新安程大昌著
明建武鄧 渼校

如五器卒乃服

尚書大傳曰古者圭必有冒故琱圭者天子與諸侯爲瑞諸侯執所受圭以朝天子無過者復得以給使之歸國有過者留其圭三年 已上御覽八百六 案大傳此言必有所本舜典之謂輯五瑞者卽此之執圭而朝者也輯者斂之而上乎天子也又謂班瑞于羣后者卽此之復與其圭以歸者也第其有過留之三年者不

見所出然大傳此言極有理也舜典下文東巡岱宗而贄五玉以朝者即與在朝而輯五瑞者同理也正義曰五瑞本受之堯歛而還之謂如舜新以付改爲舜臣與之正新君之始此亦有理然以上下文推之則不通矣四嶽巡狩皆嘗歛玉而復授之矣至五器之歛復即是輯班之異名矣今獨於正月在都時所班者爲舜賜則巡狩之所如所復在已受新賜之後何用再班也耶以此知大傳所言有理蓋分還留兩端以爲賞罰也者其說有理也

飴餳

餳徐盈反飴與之反一也楚辭曰粔籹密餌有餦音張餭音皇

[illegible]一物也而小有異說文曰餳米蘖煎

馬后謂含飴弄孫者是也唐世所食餳[illegible]

張衡七辨曰沙飴石蜜遠國貢儲即今沙糖也唐玄奘西域記以西域石蜜來詢知其法用蔗汁蒸造太

見所出然大傳此言極有理也舜典下文東巡岱宗而贄五玉以朝者即與在朝而輯五瑞者同理也正義曰五瑞本受之堯歛而還之謂如舜新以付改爲舜臣與之正新君之始此亦有理然以上下文推之則不通矣四嶽巡狩皆嘗歛玉而復授之矣至五器之歛復即是輯班之異名矣今獨於正月在都時所班者爲舜賜則巡狩之所如所復在已受新賜之後何用再班也耶以此知大傳所言有理蓋分還留兩端以爲賞罰也者其說有理也

飴餳

餳徐盈反飴與之反一也楚辭曰粔籹密餌有餦音張餭音皇案餳飴餦餭皆一物也而小有異說文曰餳米蘖煎也餳和饊也釋名曰餳餅也煑米消爛洋洋然也飴小弱於餳形怡怡然也方言曰餳謂之張皇注云即乾飴也飴謂之該餳謂之餹凡飴謂之餳自關而東通語也今人名爲白糖者是也以其雜米蘖爲之也飴即餳之融液而可以入之食飲中者也後漢明德馬后謂含飴弄孫者是也唐世所食餳粥是其類也張衡七辨曰沙飴石蜜遠國貢儲即今沙糖也唐玄奘西域記以西域石蜜來詢知其法用蔗汁蒸造太

宗令人製之味色皆踰其初即中國有沙糖之始耶
然南史已載糖蟹曰蝑之將糖躁擾彌甚豈其以白
糖淹之耶白糖文見上

父之稱呼

漢魏以前凡人子稱父則直曰父若爲文言則曰大
人後世呼父不爲父而轉其音曰爺又曰爹(低邪反)雖
宮禁稱呼亦同其音故竇懷正爲國爺是其事也唐
人草檄亦曰致赤子之流離自朱耶之叛蕩也案唐
韻爹羌人呼父也(陟耶反)則其讀若遮與今俗所呼不
同不知以遮爲音者自何世始也案通鑑德宗正元
六年回紇可汗謝其次相曰惟仰食於阿爹固不敢
頒也史釋之曰虜呼父爲阿多則是正名爲爹不名
爲爺也今人不以貴賤呼父皆爲耶蓋傳襲已久矣

詔黃

石林言制敕用黃紙始高宗時非也晉恭帝時王韶
之遷黃門侍郎凡諸詔黃皆其辭也(南史十四)則東晉時
已用黃紙寫詔矣又南史傳十五卷曰宋明帝時吏
部尚書褚彥回就褚炂行選是役也皆先戰授位板
檄不供由是有黃紙札則宋世即軍補官賞功又已
用黃紙矣沈約永平八年奏彈南郡丞王源曰源官

宋本無唐字

品應黃紙輒奉白簡以聞則是奏彈之文嘗用黃紙矣（文選四十）又徐羨之召蔡廓爲吏部尚書謂黃門已下悉以相委郭聞之曰我不能爲徐羨之書紙尾其曰紙尾者黃案之尾也此時選案黃紙録事尚書與吏部尚書連名故云然也則是宋世已用黃紙爲案也至齊世立左右丞書案之制曰白案則右丞書名在上左丞次書黃案則左丞上書右丞下書雖世遠莫知其何者之爲白案何者之爲黃案所可知者其紙已分黃白兩色決矣南齊東昏侯遊戲無度臺閣案奏或不知所在閽人以紙包裹魚肉還家爺是三省黃案然則文書之用黃紙其來已久高宗朝凡謄寫詔制以下州縣始皆用黃紙耳槩言詔用黃紙始於高宗不審也

儀鸞

顯慶四年高宗因羣臣賀桃株生李上曰隋煬帝世常有野雀集于殿上當上校尉唱云此是鸞鳥有衛士報云田野之中大有此物乃笞衛士奏以爲瑞仍名此殿爲儀鸞殿至今嗤笑案高宗所指校尉者乃高德儒也（一本云馬德儒）高祖起義執德儒數之曰汝指野鳥爲鸞以欺人主取高官遂斬之夫高祖斬德儒以

爲妄高宗以指鸞爲詐而儀鸞殿所置之儀鸞司者
迄今不改樂其名美不究其由也大業雜記所指爲
鸞者孔雀也

七牢百牢

僖十五年卷五秦改館晉侯饋七牢焉注云牛羊豕各
一爲一牢吳責晉饋百牢亦累此數而言之也牛羊
豕具爲太牢但有羊豕而無牛則爲少牢今人獨以
太牢名牛失之矣

太廟先於階下西向拜
凡行禮太廟執事行事官皆未登階先於階下望西
再拜雖人主親祠亦與羣臣同拜相傳此禮名爲參
神案徐偃歲時廣記記東漢人主上陵禮曰乘輿自
東廂下太常導出西向拜山陵旋升阼階引謝承書
曰蔡邕爲司徒掾從公到陵問上陵之禮或曰昔京
師在長安時其禮不可盡聞也光武卽是始葬乃拜
是禮卽邕此記而參求之是謂西漢諸陵皆在長安
光武始葬東都故明帝之上光武陵也必先望西致
敬乃敢次及光武此說差有理耳然唐會要載太宗
拜陵亦先向西兩拜案太宗時唐家方有五陵獻懿
皆葬趙州趙州自在長安東北固不應向西而拜矣

景帝神堯葬于三原漢池陽地又在長安正北亦不應西拜也獨元帝陵在咸陽咸陽亦在長安西北固不爲正西矣且使尊此而先之凡此五陵其凹在北其一在西何由獨尊其一耶然則太宗西拜其不獨向元陵亦已明矣予案漢郊祀志東方神明之舍西方神明之墓也故凡事鬼必以西爲尊也太祖之廟獨爲東向蓋據西以臨東卽其事也向西之拜其旨卽謂神墓在西也不專爲一代之陵而設也

秸服

禹貢五百里甸服甸服之賦專納秸服杜佑曰甸者爲天子治田也自百里至五百里以遠近差爲五等而輕重之則五服之凡也然則其制有可疑者焉三百里之比四百里五百里則近矣而納秸者純爲藁秸以價計之則比納粟納米反爲輕少此其爲制何宿也杜佑曰服者服藁役其說是也凡因秸而服其役則納秸雖輕而服役則重用相補除而輕重迺得適平也秸之爲用多矣祭之席地人之藉寢皆以秸爲質齋牛駕馬皆以秸爲食凡其編列供收就加飼秣皆供役者當之故甸內五百里地田王田者其賦入之物不粟不米不總不銍專以供秸爲賦爲其實

雖賤而所供之役則費及重也佑嘗參攷周制見其
壃郊甸縣所賦高下相絕或有十而取二者或有二
十而取五者其差或過數等殊乖十一之則遂總爲
之說曰周稅輕近重遠近者多役也以輕賦而補多
役使之適平則秸輕役重正以求及乎中也此古人
深意也

更點

一夜分五更者以五夜更易爲名也顏之推曰五夜
謂以甲乙丙丁戊記其次第也點者則以下漏滴水
爲名每一更又分爲五點也張衡賦曰衛以嚴更之
直凡史家記事謂乙夜丙夜之類次而言之自甲至
戊五易其序則爲五更已顏之推家訓所載次第是
矣五夜相次擊鼓爲節南史謂統如打五鼓是也五
夜又分二十五點每點又擊點以記唐六典具載其
事以故文人作文苟及更點皆以鍾鼓爲言也南史
景陽樓有鐘專記曉漏不爲記點之用也特不知一
更又分五點起自何世耳水經洛陽有金墉城城東
有豐置一鐘以和鼓漏又南齊宮城有郤敵樓樓上
施鼓持夜以應更唱高帝以鼓多警眠遂改用鐵磬
疑記點以鐘鼓制當始乎此

秉心塞淵馬三千

衛文公秉心塞淵騋牡三千心何預焉而著以爲效也是與思無邪思馬斯徂正同一理也凡爲人上而存心審當則遇事無不曲至畜牧至末事亦遂賴此心以之孳息故馬亦蕃庶也是蓋莊周履豨之論也豨豕也豕之一身難肥者莫過於蹢也踐踏豕足而見其豐肥則知其通身無有不肥也矣此由末觀本之論也若直曰此心可以感動乎馬則是虛談無實也晉郭展爲太僕留心於養生而廐馬克多征吳得以濟事潘尼爲太僕箴敘列其事皆推養生而致之

於馬卽其說有本矣莊子曰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故飯牛而牛肥孔子嘗爲乘田而牛羊茁壯長皆一理也堯典談曆而鳥獸之孳革毨氄應時無爽伊尹明言烈祖之德而曰鳥獸魚鼈咸若是皆舉末明本以見無細不及也

寢廟游衣冠

古不墓祭祭必於廟廟皆有寢故也凡廟列諸寢前寢則位乎廟後以象人君之前朝後寢也凡寢之有衣冠几杖象生之具者卽在廟之寢也高廟衣冠月一出游者游其廟寢之衣冠也秦人始於墓側立寢

漢世因之諸陵皆有園寢又有宮人隨歲漏理枕具
盥水陳嚴具則又推廟寢之制以及陵寢者也陵寢
亦如廟寢其衣冠月一游之諸侯王表曰太常孔臧
坐衣冠藁壞失侯是其事也然則魏武置宮人銅雀
臺令月朝十五日望陵上食其來有自矣通鑑四十九 陸
機作文以譏切之但知搜剔其過不復審諦其自也

三百

望

旌節

周禮司節門關用符節貨賄用璽節道路用旌節鄭
氏曰旌節今使者所擁節也予以古事考之知旌之
與節不為一物也符節者以合符為信也璽節者以
印封為信也則旌節也者以旌旗為信又非瑞節之
謂也旌者旗類如曰子子干旌在浚之城齊景招虞
人以旌不至是也為其有柄可揭有斿可垂故能建
之於城則其貌子子然植之於野則來者指以為望
也此足以見旌為旗屬其類可稽也若夫節者漢之
銅虎竹使符唐之銅獸龜魚皆一類而異名也攷其

漢世因之諸陵皆有園寢又有宮人隨鼓漏理枕具盥水陳嚴具則又推廟寢之制以及陵寢者也陵寢亦如廟寢其衣冠月一游之諸侯王表曰太常孔臧坐衣冠稿壞失侯是其事也然則魏武置宮人銅雀臺令月朝十五日望陵上食其來有自矣通鑑四十九陸機作文以譏切之但知搜剔其過不復審諦其自也

旌節

周禮司節門關用符節貨賄用璽節道路用旌節鄭氏曰旌節今使者所擁節也予以古事考之知旌之與節不為一物也符節者以合符為信也璽節者以印封為信也則旌節也者以旌旗為信又非瑞節之謂也旌者旗類如曰孑孑干旌在浚之城齊景招虞人以旌不至是也為其有柄可揭有斿可垂故能建之於城則其貌孑孑然植之於野則來者指以為望也此足以見旌為旗屬其類可稽也若夫節者漢之銅虎竹使符唐之銅獸龜魚皆一類而異名也攷其

意制中分一物而兩之授者受者各執其半以待參驗則符瑞圭璋亦其物也斁其意制全與旌旄不類也蓋節之為義信也著之於事若曰以此為約也禮有異數故立為差等使隨多少以自擕節不至過越也典命曰上公以九為節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九為節侯伯之七子男之五皆一理也掌節之守邦節而辨其用也則守邦國者用玉為節守都鄙者用角為節玉與角不同而皆名為節者亦其一器而中分者也中分為二一留王所一付守臣故符節瑞圭璋皆為守土之信矣是皆以兩判可合為義無柄無旁非旌旄之比也唐世刺史交郡皆合魚書是其則也其初立為節名則取節約之義而已及其傳諸器物則遂名之為節猶合符之符初時以兩相闗合為義既有其器遂名為符也後世但見周官旌之與節同出而聯文遂亦以旌為節誤矣且夫三節之出皆輔以英蕩英蕩者斷大竹兩節以為函也節若果為旗類而乃將之以函則揭示舒垂之用皆何在也以意揣度亦自可以知其不然也若夫漢世之節則可杖可執其制全非符節之比矣蘇武杖節牧羊節旄盡落漢節本垂赤旄因戾太子之變而加黃

旌則此時之謂節者正是旗類不復古制矣此即鄭氏所見而引以證經謂為使人所擁者也宣和鹵簿圖曰節者黑漆竿上施圓盤用綴紅絲拂盤八層碧油籠之執人騎從也又曰漢官儀節以竹為之柄長八尺以旄牛尾為其旄三重崔豹古今注云秦制也今王公得通用之則夫以旗為節秦世已然而漢特因之焉耳　國朝凡命節度使者有司給門旗二龍虎旗一節一麾槍二豹尾二則是節變為旗異於古矣若夫漢世節柄必用竹不用木者正是附並英簜之義以求近古也簜者竹之大者也禹貢篠簜之簜是也竹身大而節間長其兩合之中可以藏節故周人因竹而名之為節也漢人疑其為竹而遂用竹為柄非也英者精英之義也謂為畫函未必不是加畫於竹以嚴其制也

梅雨

江南梅子黃熟時雨常淹久故目為梅雨北方則無此矣襄九年夏四月晉伐偪陽宿師久士匄曰水潦將降懼不能歸請班師杜預曰向夏恐有久雨也此之謂夏即指周之四月而夏之二月也按時序而言則此之夏雨自謂春雨不為梅雨也書曰夏暑雨小

民惟曰怨咨時既指夏雨又繫之於暑故說者亦或
指為梅雨按周人都雍雍無梅雨也以周歷數之斗
柄之建卯建辰建巳在周則皆為夏也四月暑氣已
盛故書亦通言夏暑曹操侵吳孫權謂曰春水方生
足下當歸此之云春即以建寅及寅辰為月蓋漢歷用
夏則其雨亦春雨也孟子曰七八月之間旱又曰秋
陽以暴之周歷之秋則月建為午未申三月也炎燠
正熾故七八月之間旱最為害而秋陽亦特熾赤也

佛骨

前史有得古髑者其脛與齒比常人特大世遂命為
佛骨也曰若非佛骨安得有指如許之大也此固難
以口舌辨矣然自佛入中國以來惟傅奕不肯苟隨
嘗見佛牙獨曰此金剛石耳非佛牙也金剛石至堅惟
羚羊角可以擊之試以角扣而牙遂碎裂則時人謂
為佛牙者豈真佛牙也哉至其長大倍常則實可駭
已而不當可駭為真異也戊申七月十六日因讀左
氏文公十一年歷叙鄋瞞種族首尾甚詳杜預曰防
風之後漆姓防風也者即禹之所戮謂身廣九畝其
長三丈骨節專車者是也春秋之謂鄋瞞者即防風
種族也僑如為魯所獲緣斯為宋所獲榮如為齊所

獲簡如為衛所獲鄭瞞之族自此遂絶後世中國不復有如此長人也此四人者惟緣斯於行為祖而他皆兄弟也魯得僑如埋其首於魯郭門齊得榮如亦埋其首於周首之北門杜預曰骨節非常恐後世怪之故詳記其處也當鄭瞞之族尚存長身之種世傳異乎常人則夫俗傳大脛之號為佛骨安知夷狄中不有一種人物自爾越異而好佛骨者遂加夸飾名之以佛也左氏詳記埋骨之異以示後世正防此類而王莽時有長人巨無霸其長盈丈其大十圍漢末臨洮亦有長人長亦踰丈史漢所記甚明則雖後世亦時有人物如許長大安得見其長大而遂尊信以為真佛也然因左氏語而詳求之乃知鄭瞞之族亦大有異榮如者焚如之弟也榮如以魯威十六年死焚如至宣十五年猶在計其年當以一百三歲矣而其嘗生之年尚未在數也未論形骨大第其年壽如此後世亦自罕比也以此言之則古人之異今人者不一事堯舜文武之年皆後世所無而彭祖之壽云登八百季札在吳幾與春秋相為終始此皆後世之

所無也顏之推曰海邊人不信有木大如魚山中人不信有魚大如木信哉

頌琴

左氏襄二年穆姜撰美櫝自爲頌琴杜預曰琴名也猶言雅琴案周禮有頌笙頌磬亦常疑之若謂此之二器以寫頌爲名則大小雅亦嘗在數矣而其器獨不記於周禮也因閱杜語乃悟頌云者乃其笙磬之名也唐李勉所寶之琴有二二名響泉一名韻磬其義亦取此乎

折俎

享有體薦體者牲之全體也薦進也謂舉全體以進也宴有折俎俎者所以盛肉也折者解牲體而析之

所無也顏之推曰海邊人不信有木大如魚山中人不信有魚大如木信哉

頌琴

左氏襄二年穆姜撫楹自爲頌琴杜預曰琴名也猶言雅琴案周禮有頌笙頌磬亦常疑之若謂此之二器以寫頌爲名則大小雅亦嘗在數矣而其器獨不記於周禮也因閱杜語乃悟頌云者乃其笙磬之名也唐李勉所寶之琴有二一名響泉一名韻磬其義亦取此乎

折俎

享有體薦體者牲之全體也薦進也謂舉全體以進也宴有折俎俎者所以盛肉也折者解牲體而析之

但供其肉不供全體矣周亞夫傳獨寘大胾而無切肉又不設箸本是以此爲戲不令得食耳若寃其實即似古之體薦矣今列郡會客有不供食饌而準價以餉者書辭例云折俎誤也折俎之折音古言破碎也今之折價而餉者其讀如浙言價與饌相當也

黃麻白麻

唐世王言之別有七其一爲冊書次爲制書又次爲勞慰又次爲發日敕冊書惟除拜王公將相則用白麻紙書封付閤門閤門集朝士折封宣讀宣已付有司書諸竹簡是爲冊已所謂擇日備禮冊命者即以此麻入之竹冊而消吉臨軒以授其人者也自制書已下至發日敕則用黃麻紙書之老杜所謂黃麻似六經者也若降敕貢諭事及敕牒則用黃麻紙其禮又降於黃麻矣六典

魚袋

今之魚袋本唐制也六典符寶郎隨身魚符之制曰所以明貴賤應宣召左二右一其飾有玉金銀三等其符題云某位姓名案此之謂符者初用一本對中書其人官位姓名書已乃析而二之右付其人所謂右一者是也左則藏之於內或有宣召即內出左契

以與右合參驗而同乃始得入其在古制則官得通
籍禁中者至入宮門案牒省驗其人年貌官位皆同
乃入者也武后時改魚爲龜故崔神慶曰今五品以
上佩龜者爲別敕宣召恐有詐妄故內出龜合之然
後應命通鑑二百十一即此制也隨身魚符其用蓋如此也
今世之制但襲唐舊案官品而授之使得佩帶爲飾
焉耳而合符之制不復舉用也於是案今制以求古
則魚袋之上該爲魚形者唐謂以玉金銀爲飾者也
魚飾之下有黑韋渾裹方木附身以番者唐制謂書
其官姓名於木而中分爲二者也服章有紫朱黑三

異而魚飾之下盛符之囊皆用黑韋者明其爲用而
不爲飾也唐制左符乃遂有二或其人在外則出半
符爲信召之使來也或此符已往而其人聞命先至
則尚有一符可以爲驗也此其所以右一而左二也
宣召太子則用玉契事起武后時亦崔神慶所建也
此之粉建玉契制亦本於隨身魚袋也通鑑二百十

蝗

江南無蝗其有蝗者皆是北地飛來也吾鄉徽州稻
初成窠常苦蟲害其形如蠶而其色縹青既食苗葉
又能吐絲牽漫稻頂如蠶在簇然稻之花穗皆不得

伸最爲農害俗呼橫虫橫音戶孟反記得紹興庚申汪彥章典鄉郡有投牒訴此蟲名爲橫彥章謂曰日有旨令恤蟲災第言徽州蝻虫爲害不呼爲橫也案唐韻蝗一音橫去聲則俗呼爲橫不爲無本也

程氏演繁露卷之四

程氏演繁露卷之五目録

卷之五

辱井
印文扁牓添之字
諱
丁錢
有如皎日
麒麟
卿
生祠

東鄉
男生小運起寅女生小運起申
齒路馬有誅
厠
鐵甲皮甲水犀鮫魚
市馬
往省括于度則釋
什一稅
洛陽橋
注疏箋傳

程氏演繁露卷第五

宋新安程大昌著
明建武鄧　渼校

辱井

陳後主入景陽井隋軍出之因號其井爲辱井曾子固記其所見曰井口石欄有鐫字曰辱井在斯可不戒哉乾道壬辰予將漕江東以季月同諸司入眎行宮有無脩換至學士院前典鑰大璫指其中一石欄曰此古辱井欄也卽而視之其欄口之上果嘗鐫刻辱井當戒等語側邊則唐人記其遊觀月日鐫題塡

滿至無見石而其石理光瑩可鑑仍有淡紅漫布其上畧如朝霞建康圖經謂此之紅者乃張孔二宮人脂澤所染也予細視而揆之以理則皆誤傳蓋史記後主與二嬖同縋而上則三人矣今其欄口畧可容一小兒則後主一身尚不可入安有三人同縋之理也建康城中鋪街之石率皆青質紅章此自其地石性天然而然安得遂云胭脂所染也予久欲辨識爲無的據不敢輕發淳熙壬寅正月十四日偶閱歐公歸田録曰隋煬帝作景陽井銘銘文尚隱隱可讀有云前車已傾後乘將沒則歐公所見之銘此井鐫文

宋東京考第一卷 列藥花洲閑録云太祖將展奴城幸李者門親自規畫獨趙韓王善射從幸上指門額問曰何不止出朱者門獨著之字四用善射曰得此上笑曰之乎去必此得甚矣

印文扁牓添之字

世傳相國寺門舊扁題云相國之寺凡四字或以之字爲贅遂除去之字別添大字其文曰大相國寺此之添一大字於體既該於文無贅最爲可傳然扁題字數奇而不耦者古今往往皆增之字則是必有古而不知所起的在何時也漢武太初元年改正朔易

浦至無見石而其石理光瑩可鑑仍有淡紅漫布其上畧如朝霞建康圖經謂此之紅者乃張孔二宮人脂澤所染也予細視而撚之以理則皆誤傳蓋史記後主與二嬖同縋而上則三人矣今其欄口畧可容一小兒則後主一身尚不可入安有三人同縋之理也建康城中鋪街之石率皆青質紅章此自其地石性天然而然安得遂云胭脂所染也予久欲辨識爲無的據不敢輕發淳熙壬寅正月十四日偶閱歐公歸田録曰隋煬帝作景陽井銘銘文尚隱隱可讀有云前車已傾後乘將沒則歐公所見之銘此井鐫文全然不同矣予亦嘗墨得唐世鐫刻井文一本今尋不見然猶記其詞元無歐公所見傾沒等語也然則今之留眞建康行宮者非古物明白矣特不知唐人皆指此欄爲眞而歐公又何從而得傾沒等語也

印文扁牓添之字

世傳相國寺門舊扁題云相國之寺凡四字或以之字爲贅遂除去之字別添大字其文曰大相國寺此之添一大字於體既該於文無贅最爲可傳然扁題字數奇而不耦者古今往往皆增之字則是必有古而不知所起的在何時也漢武太初元年改正朔易

服色色尚黃數用五張晏釋之曰漢據土德數用五故印文必五如丞相則曰丞相之印章則是於四字外添一之字以應足乎土五之數也下及諸卿及守相印文凡不及五者亦皆益一之字以足之後世但見太初蓋嘗增字遂從而放之凡印文以及門堂扁牓不問何事何世槩增一之以求合於古則失本矣

諱

左氏曰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言周人常時固嘗避其君上之名不敢斥言矣至事神之際則雖它時嘗避者亦正讀無避蓋不敢伸其尊於所尊也此之謂以諱事神名也及嗣君繼立則前君之名亦必諱之是謂終將諱之也　本朝著令則分名諱爲二正對時君之名則命爲御名若先朝帝名即改名爲名詢其觸諱在令前者赦之則是名諱未分也唐太宗朝不諱世字李世勣皆并世名之自見本項

丁錢

今之丁錢即漢世筭錢也以其計口輸錢故亦名口

老學菴筆記云唐初不避二名太宗時執有民部李世勣實世南諱不避也王高宗即位始改為民部世南亡卒世勣去世字非名勣或去當如古卒哭乃諱歟

服色色尚黃數用五張晏釋之曰漢據土德數用五故印文必五如丞相則曰丞相之印章則是於四字外添一之字以應足乎土五之數也下及諸卿及守相印文凡不及五者亦皆益一之字以足之後世但見太初蓋嘗增字遂從而放之凡印文以及門堂扁牓不問何事何世槩增一之以求合於古則失本矣

諱

左氏曰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言周人常時固嘗避其君上之名不敢斥言矣至事神之際則雖它時嘗避者亦正讀無避蓋不敢伸其尊於所尊也此之謂以諱事神名也及嗣君繼立則前君之名亦必諱之是謂終將諱之也　本朝著令則分名諱爲二正對時君之名則命爲御名若先朝帝名即改名爲諱是爲廟諱也若漢時則未如此分故孝宣改舊名病已而更其名以爲詢其詔曰古者天子之名難知而易諱今百姓上書觸諱以犯罪者朕甚憐之其更名詢其觸諱在令前者赦之則是名諱未分也唐太宗朝不諱世字李世勣皆并世名之自見本項

丁錢

今之丁錢即漢世筭錢也以其計口輸錢故亦名口

賦也漢四年初爲筭賦如淳曰漢儀注民年十五以上至五十六出賦錢人百二十爲一筭治庫兵車馬至文帝時人多丁衆則遂取高帝本額歲減三之二則一口一年輸錢止於四十也賈捐之曰文帝偃武行文民賦四十丁男三年而一事如淳曰常賦歲百二十歲一事文帝時天下民多故出賦四十凡三歲而一事此之謂賦即高帝時百二十至此而減爲四十者也此之謂事即古法一歲一丁供役無過三日者是也民年十五以上雖未成丁亦輸口錢所謂民賦四十者也及已成丁則每歲當供三日之役者至

三百八十四

此減爲三年而才受一年之役也唐制取民者爲租庸調三色其曰庸者一歲而用人力止於二十日役不及二十日則輸絹三尺是名爲庸若有事而加役二十五日者免其調調謂輸絹銀之屬也此三代漢唐賦役增損之凡也庸字雖單出不添立人爲與廟諱義同只可租役調也

有如皎日

[illegible]

左傳本云有如白水並無有如此句之本

與舅氏同心者有如此河其立語亦放乎詩[illegible]

賦也漢四年初爲算賦如淳曰漢儀注民年十五以上至五十六出賦錢人百二十爲一算治庫兵車馬至文帝時人多丁衆則遂取高帝本額歲減三之二則一口一年輸錢止於四十也賈捐之曰文帝偃武行文民賦四十丁男三年而一事如淳曰常賦歲百二十歲一事文帝時天下民多故出賦四十凡三歲而一事此之謂賦卽高帝時百二十至此而減爲四十者也此之謂事卽古法一歲一丁供役無過三日者是也民年十五以上雖未成丁亦輸口錢所謂民賦四十者也及已成丁則每歲當供三日之役者至此減爲二年而一事

庸調三色其曰庸者一歲而用人力止於二十日役不及二十日則輸絹三尺是名爲庸若有事而加役二十五日者免其調調謂輸絹銀之屬也此三代漢唐賦役增損之凡也庸字雖單出不添立人爲與廟諱義同只可租役調也

有如皎日

詩曰謂予不信有如皎日言我志明白如日皎然也至左氏晉文公與咎犯誓亦用此之意慶耳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此河其立語亦放乎詩矣而意

慶全異也故史記發明其意而改爲之言曰若及國所不與子犯共者河伯視之乃投璧河中以與子犯盟此之要質河伯使司其約者語意却甚明白也郤克使齊齊人侮之克怒歸至河上曰不報齊者河伯視之出史記晉世家則亦史遷所記之語也至祖逖擊楫爲誓則曰所不能清中原者有如大江則其義何屬也

麒麟

麒麟

春秋獲麟孟子曰麒麟之於走獸此之麒麟自是瑞獸非馬也唐以麒麟名馬廐驥者馬之有德者也騏則馬之毛色也名廐之意蓋兼取祥麟德驥以重其事也字既改而從馬則失其本意矣不獨唐廐之誤。如此世凡援麒麟以比者皆書爲騏驎人亦不察也

卿

後世人主之對臣下不問三公九卿之與庶列槩呼爲卿惟大朝會上公預事則典儀者臨殿陛宣答曰其慶與公等共之獨此稱公它則否前輩亦嘗辨之矣以予所見此語當出戰國戰國之世其陪臣之貴者至卿而極故其國君目其人之爲卿也是致極不可加之體也及其呼喚已熟故秦漢以下人主亦遂循而目之是以無問官之高下槩命爲卿也趙廣漢

傳事推功善歸之於下曰某據卿所爲此時廣漢爲
尹京兆身爲九卿不開國不立臣僕其屬官安得有
卿耶特取時人相尊之語以爲之禮耳廣漢又嘗對
劾蘇回之賊而言曰京兆越趙君謝兩卿又語亭長曰
京兆不忘卿厚意主尊爲太守出教告屬縣曰願諸
君卿勉力正身意皆類也後世呼之爲卿如春秋時
呼人爲君爲公也

生詞

于定國爲東海郡決曹決獄平郡中爲立生祠生而
立祠此似無謂也人已死乃須立廟而血食今也生

而立廟誰當享之然而于公聽之不辭者習見時事
以爲當然也秦始皇自立極廟漢諸帝皆生自立廟
故賈誼對文帝而曰顧成之廟號爲太宗則生祠殆
例此也

東鄉

古今賓主之位賓皆在東非尊東而下西
也東卑於西故自處於卑以西方尊客也曲禮說曰
主人就東階客就西階客若降等則就主人之階則
是客與主人敵禮者即居西對東以與主人匹所謂
分庭抗禮者也惟其客之分卑降乎主人一等則不

敢正當敵禮而隨主人之後以趨東階也然則居東之爲自卑其理明矣今人通謂主人爲東道尚亦無害指東爲尊則失之矣左氏之言曰若舍鄭以爲東道主供行李之往來此蓋鄭在秦東其人主秦地而言故曰東道主非謂一堂之上位在楹東乃云東道也廟法大祖西坐而正東向以爲諸廟之冠正此理也韓信之得廣武君也東鄉坐西向而師事之是使左車之位在西而面則鄉東信位在東而面則向西也此其所以名爲師事也此又可見其處東之爲卑也田蚡爲相坐其兄蓋侯西鄉而自東鄉以爲漢相

尊不可以私撓也王邑傳樓護嘗爲王邑父客邑特尊之坐者數百獨處護於西使之東向正坐也近世相承分二相爲左右而階銜之分左右也有出身人冠左無出身人冠右則又因坐位致誤也古人得罪下遷者皆曰左遷漢法仕諸侯者名爲左官則古不尚左其來久矣

男生小運起寅女生小運起申

通典五十九卷曰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注曰許叔重云包字象懷姙巳在其中子未成形之象也元氣起於子人之所生也男左行三十女右行二十俱

立於巳爲夫婦而懷妊於巳巳爲子也子爲陽氣發於子稟生焉生之始人皆是爲男娶之年故曰男三十而左數之歷三十位而至巳之歷位二十而亦至巳是爲女嫁之年所謂女二十而嫁人十月而生男起巳右行至寅女起巳左行至申故男年始寅女年始申男從巳上向右邊數去至寅則十箇月矣女從巳上向左邊數去歷十箇月卽申也案此所言男生年起寅者卽今三命家謂男一歲小運起寅者也女生年起申卽女生一歲小運起申者是也其說若出附會而今世命術通用其說禍福皆驗不知許氏得之於何得之殆漢世已有推命之法矣而許氏得之也耶或是許氏自推男女生理而日者取以爲用也然

史傳所載如舉許負馬季主其能先事命中者皆卜相耳而未聞有推命之術也至隋世楊操注八十一難經詳述此說而曰人生男女陰陽出於自然也則明爲推命也

齒路馬有誅

曲禮曰以足蹙路馬策有誅誅責也如孔子曰於予與何誅者是也其在國法則雖小小責罰皆可名之爲誅也漢令不下殿門罰金四兩之類是亦名爲誅責也於是見路馬之策而楚之以足則爲不敬不敬者有罰是之爲誅矣至於他馬與路馬同道宮馬不

宋本無然字此據鈔本增

慎字諱改作真

自欲退乃遂與之齊行是之爲齒齒之爲義若二年不齒之齒亦有罰也凡此之罰皆得名之爲誅如五刑皆得爲刑也舊說謂齒者驗馬齒而命其年則遂加之以誅此謬也

厠

漢書衛青大將軍侍中武帝據厠見之注溷厠也此說非也武帝固以奴隸待青矣青時已爲大將軍亦不應如此之深也凡言厠者皆爲其在兩物之間漢文居霸北臨厠使慎夫人鼓瑟韋昭曰高岸夾水爲厠水經曰今斯原夾二水矣原者白鹿原也霸水自北原上來近長安而合乎滻也或謂長水會霸耍之皆在兩水間其義通故此原在霸滻兩間而文帝臨之是謂臨厠也即此理推之則凡厠云者皆以兩間爲義雖溷圂之名爲厠亦一理也詩謂夾其皇澗者是也夫水在兩土之間既可名澗則凡厠之義皆以兩間名之復何疑哉古書所著如曰豫遜變姓名爲刑人而入襄子之厠襄子如厠心動又如管寧曾過而曰固嘗如厠不冠矣諸如此類則眞溷圂矣而溷圂之義蓋亦同用兩間爲義也又如郅都傳賈姬如厠有野彘如厠命都擊之則此之如厠者正爲其在兩土夾中非溷圂

此為

矣人主之見臣下不必皆在廣庭坐雖便殿燕間御坐之前必有隙地使見者得以拜伏從容進退乃爲得禮今武帝之見青也臨斬絕之岸而使青蒲伏於絕岸之下仰視威顏如在天上可謂非禮矣故史因武帝之禮黷而對青以言臨厠也

鐵甲皮甲水犀鮫魚

三代秦漢以前軍旅多用皮甲其曰犀兕者是也然史傳所載已有鍜金爲甲者矣顧其用者尚少耳筦子曰葛盧之山發而出黃金蚩尤受之以爲劒鎧鎧卽甲也注云言其始也言以金爲甲自蚩尤始也然

便　管

則前乎三代已有金甲矣若其軍旅之所通用不勝其多則直鍜皮爲之耳許氏說文鎧甲也針臂鎧也鋌鍜頭鎧也三者字皆從金則可以知其必以金鑄矣周禮函人所典犀甲兕甲合甲凡三甲也此三甲者率皆以皮爲札札成堅之以火故函人曰凡鍜不摯則不堅已敝則撓是也此之謂皮卽牛犀兕三獸之皮皆堅韌可用也牛卽耕牛也犀則一角者也兕則色青如牛者也三者惟牛可畜則可隨須隨有矣若犀與兕皆非可畜之獸其皮亦不可常得也孔子曰虎兕出于柙柙以畜之尚或擘裂而出則是不可

札：

豢畜也矣故國語載叔向之言曰唐叔射兕于徒林
殪以爲大甲蒼洪亦曰屠犀爲甲賈逵曰以兕革爲
大甲也夫其平日不可使出圈柙而臨用又須屠射
則其材何可常有若夫牛者既可豢畜則臨用不患
難辦矣華元曰牛則有皮犀兕尚多言吾牛皆有皮
然亦可以見犀兕之少於牛矣勾踐又有水牛之甲
即以水牛皮爲之矣荀子曰楚人鮫革犀兕以爲甲
堅如金石鮫魚者皮上傅砂其錯可錯用以爲甲亦
與犀兕同堅於是遂名水犀者即是本鮫魚之爲水
產而取之以名也晉書載馬隆之討涼州也衣道累
磁石賊曾負鐵鎧行不得前隆卒即被犀甲無所留
礙賊以爲神則是隆軍有鐵甲可擐而不擐也王隱
晉書亦載其事乃曰隆乃令兵悉著牛皮鎧得過則是實
用牛皮爲之而名以爲犀焉耳

市馬

市馬於吐蕃古記無載然已有其事鹽鐵論曰齊陶
之縑南漢之布中國以一端縵得匈奴累金之物驢
騾駱駝可使銜尾入塞則漢世已嘗出縑帛買馬塞
外矣顧其時虜未知中國縑帛貴價故得出一縑一

布而得累金之物至唐世則病其酬帛之多矣

往省括于度則釋

機者弩牙也牙之所以遏弦也括者矢之尾末岐而爲二可以銜弦也度者立爲分寸使可以準望以求正鵠之所在故必待其尺寸之實故力始可發也虞入聲者度也往者矢尚在弦未離弩臂之上也爲其目力已注乎機即爲往也欽厥止者弩人慮度機牙之時也所止已定則率祖而行以釋矢于弦者也釋者發機激矢之時也楊子曰莫而後發發必中矣後漢愍王寵善弩射十發十中皆同處李賢注曰寵射秘法曰三微爲經三小爲緯緯經緯相將萬勝之方然要在機牙案此即三微三小者其措矢之分寸也目之所注有分寸可準則矢之所發必無毫釐或差弓弩益一律也夫惟有分寸可準則虞度所施正在擬發未發之間矣三微三小分寸在弦而十發十中往必中鵠以機牙之分寸必與正鵠分寸相對也目注乎此而擬度及彼是爲往省也

三百六十四

岐

什一稅

夏商周賦助徹實皆十取其一詹哀公曰二吾猶不足則十二矣秦始皇多事征戍繁重橫加役取董仲

仲舒曰一歲力役三十倍於古田租口賦鹽鐵之利二十倍於古至班固食貨志總言其凡則又曰收泰半之賦泰半者三分取二也三分取二則又加於一半矣而亦未至三十其倍不知二者孰爲的數也高祖既定天下約法三章省禁輕田租什五而稅一則比十一之法既已加輕矣文帝因晁錯入粟之策行之數年邊積饒衍遂下詔賜民十二年租稅之半其曰賜半者此一年內當輸一斗者止輸五升是爲官賜其半額也明年又遂除民田之租稅此之謂除則并與當輸一斗之類全免不收矣然此之除減皆是立高帝十五稅一以爲之則而爲除減之數焉耳後至孝景二年令民半出田租則是於高帝所立之額正減其半如高帝時應輸一斗者歲歲常減五升而所取益以輕少矣史家計定其數則曰三十而稅一也三十而稅一是從古者十一之法而二分免二若引而上之以比古法則當輸三斗者止取一斗也民間種田三十畝止收一畝而入之官也漢家賦稅之類至此乃始定爲三十取一也中更王莽額固加重然東漢奉行宣帝之法不敢增改也爲其減改太多故遇國家有事遂不免停減更俸以資邊費所是

宋本亦作是

仲長統約其中而論之曰二十稅一名之曰貉況三
十稅一乎夫薄吏俸以豐軍用事緣於秦漢承其業
遂不改更也據仲氏此論是云厚之太輕故所入不
供所出而至於鐫吏俸以補用非中制也孟子之論
十一曰重於十一者大桀小桀也輕於十一者大貊
小貊也反覆究論則十一爲天下中正不刊之論也

洛陽橋

泉州北二十里有溪溪通海每潮來人輒病涉蔡端
明君謨守泉時伐石跨溪而橋知潮力豪大徙柱不
能勝遂出新意叅若以爲壯趾其制中間濶兩頭銳
故不與潮鬬濶故能勝鋪架也橋成蔡公自書橋
旁石曰萬安渡橋而又別爲一記以載首末今猶歸
然矣然蔡公自命爲萬安而土人以及它方皆以洛
陽冠名於是橋實在閩而名以洛陽見者多不解或
曰洛客有經此橋者樂其山水寬敞有似洛陽故以
名此恐不然也閩固多山然接南而至興化以及泉
南則平夷之地甚多此地雖濶不能廣於它處何以
獨擅洛陽之名耶予案元和郡縣志洛陽天津橋本
維舟爲梁後以洛漲壞船正觀十四年始令石工累
石爲脚則是不止用獨石爲柱而叅累石以爲之趾

趾闊而力厚即萬安橋之所取則也矣然則橋名洛陽其必以此之絫趾也哉

注疏箋傳

後世之名注疏者先列本文於上而著其所見於下其曰注者言本文如水之源而其派流之所分注如下文所言也至其曰疏者則舉注而條列之其倫理得以疏通也若夫古之傳書者則不然矣於本文隱奧之義則立說以發明之雖不正指本語而本語意度自昭也爾雅之於詩孟子七篇子思中庸之於論語實注疏也而未嘗合爲一書於是引出已名以名

宋本股吾字

其著列莊亢尹之於五千言亦猶是也漢興文帝時有申公詩武帝時有孔安國尚書有淮南王離騷傳則正爲之說以解釋本文矣而亦未名爲注也左氏之傳春秋也附經立文其體眞注疏矣然先時亦未嘗合二爲一也至劉歆大好其書乃始各附所傳於正經之下故班固傳之曰初左氏多古字古言學者傳訓詁而已及歆治左氏引傳文以解經然後轉相發明也則凡今附注於本文之下者殆自歆始也歆之移書亦嘗舉時論而隨折之矣曰謂左氏爲不傳春秋豈不哀哉案此則知班固所書其得實矣周易

宋本作古

十翼者文言亦其一也今惟乾坤兩卦附著文言於下而它卦之有文言者則聚著繫辭不附本卦也凡爲此者實王弼也此葢古則之在而可證者也鄭康成之釋詩也別爲注文附毛公之下而自名其語曰箋崔豹古今注曰毛公嘗爲康成鄉州太守故康成不敢與之齒躐而以箋爲言箋猶牋也與牋記之牋同也此說迂也古無紙專用簡牘簡則以竹爲之牘則以木爲之康成每條自出已說別以片竹書之而列毛傳之傍故特名鄭氏箋者明此箋之語已實言之也

演繁露卷五終

程氏演繁露卷之六目録

卷之六

博
樗蒲
投五木瓊橩玖骰
釆
盧雉
五白梟犍
長短句
角

鼓吹
佛牙
大宅
烏鬼
樂營將弟子
白屋
金鋪
六纛
洶
臘跋
搏黍
平
李白墓
景鍾

程氏演繁露卷之六

宋新安程大昌著

明建武鄧　渼校

博

博古固有之然而隨世更易制多不同于前本合晉宋數事而附樗蒲經立爲之說皆可傳無忤矣李贊注後漢梁鴦傳所引諸書格範則與晉宋所傳不同其說曰楚辭曰昆蔽象基有六棊王逸注云投六箸行六基故云六博此即是與劉裕援五木者異矣贊又引鮑宏博經曰用十二基六基白六基黑所擲頭

謂之璦璦有五采畫爲一者謂之白刻爲三畫者謂之黑一邊不刻者五塞之間謂之五塞案此以刻畫多少爲采名而無犢雜之象又與劉裕諸人所用不同殆是隨人各出意變無定格也

樗蒲

博者孔老皆嘗言之而樗蒲之名至晉始著不知起於何代要其流派必自博出也博用六子楚辭謂之六博而說文以爲用六箸十二棊故數繫於六也至樗蒲則所用者五子而已其初刻木爲之劉裕援喝

五木使之成盧則其子用木而五也樗蒲久廢不行于在泉南傳得樗蒲經二書作者姓名然而五木形制齒數具在用劉毅傳所著盧雉之語會合而言之粗亦可攷然其說多自相矛盾推說不通詳求其用則專施之打馬則是此書之作殆出於變格打馬之後耶故與史語多不合也葛洪不曉棊道不識樗蒲齒數于之拙固與洪似矣而古事之與樗蒲相關者多如盧白梟雉勝負之訣皆隱其中苟以素所不嗜而棄之不言則古事暗昧故隨見以書非明奕也明古也

桓立宋諱故作亘元

投五木瓊㮣玖骰

博之流爲樗蒲爲握槊即雙陸也爲呼博爲酒令體製雖不全同而行塞勝負取决於投則一理也蔡澤說范雎曰博者或欲大投班固奕指曰博懸於投不必在行投者擲也桓元曰劉毅樗蒲一擲百萬皆以投擲爲名也古惟斲木爲子一具凡五子故名五木後世轉而用石用玉用象用骨故列子之謂投瓊律文之謂出玖凡瓊與玖皆玉名也蓋謂蒲者借美名以命之未必眞嘗用玉也御覽載繁欽威儀箴曰其有退朝偃息閑居操㮣弄棊文局樗蒲言不及義勝負是

三百七十六

五木以下六字宋本皆作小字旁注

圖注云㮣瞿營反博子也㮣之讀與瓊同其字仍自從木知其初制本以木爲質也唐世則鏤骨爲竅朱墨雜塗數以爲采亦有出意爲巧者取相思紅子納寘竅中使其色明現而易見故溫飛卿豔詞曰玲瓏骰子安紅豆入骨相思知也無凡此二者即今世通名骰子也本書爲投後轉呼爲頭北史周文命丞郎擲樗蒲頭則昔云投者遂轉爲頭矣頭者總首之義本文詳見此後采下自鏤骨爲骰以後不惟五木舊制堙沒不傳而字直爲骰不復爲投矣若其體制又全與用木時殊異矣方其用木也五子之形兩頭尖銳中間平

仁杏今俗語名曰白果

廣狀似今之杏仁惟其尖銳故可轉躍惟其平廣故可以鏤采也凡一子悉爲兩面其一面塗黑黑之上畫牛犢以爲之章犢者牛子也一面塗白白之上即畫雉雉者野雞也凡梭子者五皆現黑則其名盧盧者黑也言五子皆黑也五黑皆現則五犢隨現從可知矣此在樗蒲爲最高之采梭木而擲往往叱喝使致其極故亦名呼盧也其次五子四黑而一白則是四犢一雉則其采名雉用以比盧降一等矣見晉傳詳在後篇自此而降白黑相雜每不同故或名爲梟即鄧艾言云六搏得梟者勝也或名爲塙居言切謂五木十

而也

擲輒犍非其人不能是也見禦覽凡此采名樗蒲經雖皆枚載然反覆推較率多駁而不通也詳別出至於骰子之制固知祖襲五木然而詳畧大率不同也五木止有兩面骰子則有六面故骰子著齒白一至六爲采亦益多率其大而言之則是裁去五木兩頭尖銳而歷長爲方既有六面又著六數不比五木但有白黑兩面矣五木之制至晉世猶復用木然列子已言梭瓊則周末已嘗改玉骨也耶或者形製仍同五木而質已用玉石也今世蜀地織綾其文有兩尾尖削而中間寬廣者既不象花亦非禽獸乃遂名爲樗蒲

豈古制流於機織至此尚存也耶

釆

釆本是采色之采指其文以言也如黑白之以色別雉犢之以物別皆采也挼得何色其中程者勝因遂名之爲采今俗語凡事小而幸得者皆以采名之義蓋起此也此正班固所譏謂懸於挼而不屬乎其人之有德者也齊書李安民與明帝槜蒲五擲皆盧帝大驚曰卿面方如田封侯相也言其挼而得雋非一時幸中也此言相有福也後周王思政在同州與太祖槜蒲大出衣寶約擲盧者與之思政斂容跪誓願得成盧已果得盧又北史梁主蕭詧會獻瑪腦鍾周文帝執之顧丞郎曰能擲之五子皆黑文帝即以與之經數人不得至薛端乃執槜蒲頭而言曰非爲此鍾可貴但思露其誠耳擲得盧者便與鍾已用此而言則得雋而名以爲采其來尚矣

盧雉

自有骰子以後槜蒲尖長之子遂廢閣不用凡古書古事語及槜蒲者其名數遂不可曉雖非要事要之關所不知終是懷慊也槜蒲經也者據其所見立爲之書有意乎追補亡矣然古槜蒲事在史而詳者惟

劉毅傳爲著舉此之經語以與毅傳相較則此書所載不能與之諧合也故知其傳不古也晉書劉毅傳曰毅於東府聚樗蒲大擲一判應至數百萬餘人並黑犢以還惟劉裕及劉毅次擲得雉大喜此言衆人先毅而擲已有得犢者矣而五木未至純盧也次傳及毅則遂得雉雉者四黑而一白夫四黑而一白其采名爲雉也褰衣繞床叫謂同座曰非不能盧不事此耳雉次於盧盧高於雉雉亦高於它采既不得盧而得雉冀它人不能及故大爲之言曰非不能盧直不爲耳裕惡之因挼五木久之曰老兄試爲卿答既而四子皆黑其一子轉躍未定裕厲聲喝之即成盧焉四子皆黑其餘一子若不得黑即必現白如又現白即是四黑一白采當爲雉矣裕若得雉即不能勝毅故一子之轉躍未定者裕遂厲聲喝之使現黑采也黑采既現即五子皆黑遂可以成其爲盧也盧現而雉自降等故毅怨裕不肯相借也哉毅意不快曰亦知公不能以此見借也用毅傳所記以求晉世之樗蒲采名齒數予之前說悉與之合也劉裕所得之盧是五子之半面爲黑者皆現乎上而五子之半爲白者皆藏於下俯仰合計則五子通爲十面半白半黑具足無欠而五木之齒數亦相應協無欠無餘矣自斯以往黑白兩面交致其雜亦隨齒立名而不出乎白黑兩面是皆有數可數故亦有象可畫矣今此經所繪白黑遂有不可推較者失在誤添純白純黑兩色故其說不與史合耳今先

列舊圖而後別立新畫貴其易曉

樸蒲經舊畫只有四木四木者博子四箇也不是一木簇爲四角古蒲子皆言五木故知舊經誤畫

盧

今定新畫係用五木五木者木校凡五箇也

盧

若本晉傳而求之則五黑者五子固皆爲黑而黑上皆畫爲犢無有純黑而不爲犢形者也五白者五子皆白白者畫雉無有純白而不爲雉形者也於是合而言之其陽能現五犢則其陰必藏五雉二五爲十而五子之十面無欠無餘推之而皆可通矣今舊圖之於五黑也以其二畫犢以其二純黑則是五子之十面者以其半爲純黑以其半爲黑犢乃可應數不

知十面皆黑安得別有一白越自外來而間乎四黑之間可以命之爲雉也耶若每子皆有四面兩面有文（黑上畫犢白上畫雉）兩面無文（純白不畫雉純黑不畫犢）且以劉裕所投言之四黑已見其一白若專是白而上無畫雉之文則此之一白而間五黑何以得名爲雉也凡此皆推而不通今故別爲之圖而正樗經之誤使史語明白觀其意脉正用劉毅事而五白非樗蒲所貴不知杜獨何據也樗蒲家謂一白三黑爲犢犢惡齒也御覽

三百六十四

五白梟犢

老杜今夕行曰馮陵大叫呼五白袒跣不肯成梟盧

曰六博五擲皆犢不爲雉不能則知犢爲惡齒也經之梟名甚多鄧艾曰六博得梟者勝此艾因牙上有梟姑爲安衆之言耳韓子曰儒何以不好博勝者必殺梟是殺其所貴也儒者以爲害義故不博据此言之則梟固爲善齒而殺梟者又當得雋則梟之采品甚低非盧比也老杜槩言梟盧亦恐未詳

長短句

魏晉唐郊廟歌率多四字爲句書曲在者如柳枝竹枝欸乃句皆七字不知當時歌唱用何爲調也張華表曰漢氏所用文句長短不齊則今人以歌曲爲長

短句者本張騫所傳也

角

通典樂門蚩尤帥魑魅與黃帝戰帝乃命吹角爲龍吟以禦之其後魏武北征烏桓減爲半鳴而尤更悲矣胡角者本以應胡笳之聲後漸用之橫吹有雙角即胡樂也張騫入西域傳其法於西京後漢以給邊將和帝時萬人將軍得之

皷吹

後魏永熙中諸州鎮各給鼓吹人多少各以大小等級爲差諸王爲州皆給鼓吹其等以赤青黑色爲次

中州刺史及諸鎮戍皆給之

佛牙

世之尊佛而主其異者其說曰華夷之人生理一也此之牙骨若指其長大皆能倍常且其色紅潤與枯骨異非佛不能有此也予固不嘗見佛亦不嘗見其指骨然以古書攷之長狄僑如之死也尸載於車脅出軹上古今中國亦未嘗有此巨人矣而僑如兄弟自生及葬左氏皆能詳記則佛骨之比常人特爲長大自其種類如此不得資之以信其悞也若以骨指紅潤爲異則有見矣獸惟自病而死血不蔭骨則骨

遂槁乾若非自死則其久而紅潤者皆以瀝血不盡也人固不可試矣試以猪羊骨驗之其遭烹炙之骨必且紅潤而自死者必枯槁此可驗也予之立此見也非爲異也而舉世信佛雖爲辨正有不容不辨也顧有事效見前者可以證予說之非妄也五代史趙鳳傳唐明宗時有西域僧得佛牙以獻明宗以示大臣鳳言世傳佛牙水火不能傷因以斧斫之應手而碎是時宮中施舍已及數千因鳳碎之乃止此與傳奕用羚羊角擊金剛石者正同一驗也世人尊佛太甚但有一人倡言是佛俗子萬衆擎踞畏敬傾家以施

焚肌以禮安有敢證其謬者況敢出意自言以斧石試擊之耶故其誕得行而人惑不可得解也庚戌二月十七日夜閱趙鳳傳書此

大宅

黃庭經天中篇曰靈宅既清玉帝遊梁丘子注曰面爲靈宅一名大宅以眉目口之所居故爲宅大洞經云面爲赤宅黃庭經者其書自敘云扶桑大帝傳授南嶽魏夫人也魏夫人者魏公舒女晉人也計其世皆在東漢以後特不知大洞經作於何世耳文選載枚乘七發說太子以游獵之可樂而太子陽氣見於眉

宋本无字

宇之間侵淫而上滿於大宅也既曰陽氣自眉宇而上滿於大宅即必在眉兩間矣以李善之博而不詳大宅所出惟五臣注劉良曰大宅面也亦不言得之何書也良若嘗見大洞經亦必引以爲據矣不言所本則意度之耳然則枚乘之在漢世豈嘗已見道書而知名面以爲大宅耶

烏鬼

元稹集十三聽庾及之彈烏夜啼引曰四五年前作拾遺謫官詔下吏遣驅身作拘囚妻在遠歸來相見淚如珠惟說閑宵長拜烏君來到舍是烏力粧點烏

宋詩立故作元不當改正他倣此

盤邀女巫當時爲我賽烏人死塟咸陽原上地案稹此詩即是其妻爲稹賽烏而得還家者則唐人祀賽烏鬼有自來矣

樂營將弟子

開元二年元宗以太常禮樂之司不應典優倡雜樂乃更置左右教坊以教俗樂命左右驍衛將軍范及爲之使又選樂工數百人自教法曲於梨園謂之皇帝梨園弟子至今謂優女爲弟子命伶鬼爲樂營將者此其始也通典二百十一

白屋

春秋莊公丹楹也在禮楹天子丹諸侯黝
堊大夫蒼士黈黈黃色也案此即自士以上屋楹方
許循等級用采色庶人則不許夫是以謂爲白戶也
後世諸王皆朱其邸今世凡官寺皆施朱存古也南
史有隱士多遊王門或說之答曰諸君以爲朱門貧
道如遊蓬戶又主父偃曰士或起白屋而致三公顏
師古曰以白茅覆屋非丹也古者宮室有度官不及數
則屋室皆露本材不容僭施采畫是爲白屋也矣是
故山窠藻棁丹楹刻桷以諸侯大夫而越等用之猶
見說誚則庶人之家其屋安得不白也白茅覆屋古

無其傳也後世諸侯王及達官所居之屋皆飾以朱
故既曰朱門又曰朱邸也言朱以別於白也鹽鐵論
文學譏漢俗奢僭曰雖白屋草廬歌謳鼓琴日給月
殫朝樂暮戚

金鋪

風俗通義門戶鋪首昔公輸班見水中蠡引閉其戶
終不可開遂象之立於門戶案今門上排立而突起
者公輸班所飾之蠡也義訓曰明飾金謂之鋪鍊謂
之鎔鎔音歐今俗謂之浮漚釘也案此漚者水上浮
漚狀亦類蠡也南史人借崔以行嘲謔曰誰家屋門

頭鋪首浪遊逸

六纛

御覽三百三十九曰纛六口大將中營建出引六軍古者天子六軍諸侯三軍今天子十二諸侯六軍故有六纛以揔軍衆案此即凡今詞人語建節者云植六纛皆本此也

渹

世說劉眞長見王丞相盛暑之月丞相以腹熨彈棊局曰何如乃渹劉既出人問王公何如曰未見它異惟聞吳語案玉篇曰渹者虛觥反水石聲也腹熨棊局水石之聲非所言也今鄉俗狀凉冷之狀者曰冷渹渹即眞長之謂吳語也乎

臘鼓

湖州土俗歲十二月人家多設鼓而亂撾之晝夜不停至來年正月半乃止問其所本無能知者但相傳云此名打耗打耗云者言警去鬼祟也世說禰衡作漁陽蹀躞而前正是正月十五案時而言此說近之矣然其撾擊不待正月又似不相應也

搏黍

或論仁人明道不計功曰人有能輕搏黍者不能無

意於百金有能輕百金者不能無意於拱璧數以搏黍問人人無知者呂氏春秋曰金以百金與搏黍以示兒子兒子必取搏黍也以和氏之璧與百金以示鄙人鄙人必取百金矣論蓋取此語以爲之據也特謾此即搏黍也金見卿覽八或以爲搏黍黃鳥也王百四十一

平

介甫詩蕭蕭搏黍聲中日漠漠春鋤影外天說春鋤白鷺也以鷺對鶯也但不知搏黍之爲黃鶯何出耳

始予聞蜀與州有殺金平其名已古吳璿嘗於平上大尅金虜故其名因此而著予嘗問人何以名平曰山之名平者所在有之不止此處也予後至昌化縣過一山其下甚峻至頂而平衍平衷名走馬平乃知平之爲義蓋如此後又讀道書太上太霄琅書有曰尸解者不棺不槨拂山平之上掃深樹之下衾覆於地則

山平之名其來久矣

李白墓

采石江之南岸田畝間有墓世傳爲李白所累甓圍之其墳畧高三尺許前有小祠堂甚草草中繪

白像布袍裹輭脚幞頭不知其傳眞否也白嘗供奉翰林終不曾得官則所衣白袍是矣范傳正作白碑曰白之孫女言曰嘗癩龍山之東麓墳高三尺傳正時爲宣歙觀察使諭當塗令諸葛縱改葬于青山則在舊瘞之東六里矣其時元和十二年也然則龍山青山兩地皆著白墳亦有實矣至謂白以捉月自投于江則傳者誤也曾鞏曰范傳正志白墓稱白偶乘扁舟一日千里白之歌詩亦自云如此或者因其豪逸又嘗草瘞江邊乃飾爲此說耳正史及范碑皆無捉月事則可證矣

三百七十三

景鍾

徽宗崇寧四年鑄景鍾大晟樂書具載其制曰景鍾爾則爲鍾仰則爲鼎鼎之中大爲九斛中聲所極九數退藏則八斛有一焉至其律度在崇寧則用　徽宗君指中節以爲三寸三而九推展用之紹興十六年四月再鑄景鍾有司上崇寧指法六月詔大晟樂書并金字牙尺令參用之段拂等契勘若要退藏數在鍾內又高九尺則中容可二十斛不與八斛有一之數相應照得金字牙尺用皇祐中黍尺點量到太常寺見存黃鍾律編鍾一顆正高九寸故依此案

及九尺隨宜製造詔亦可之寺案大晟樂之用君指正爲古今尺度不同無可執據遂援黃帝之指尺與夫大禹之身度而用　徽宗皇帝御指以爲一寸之黍尺參用以爲起度之本是元不會用人主君指爲始今拂等所定却是用太常見存九寸之鍾與皇祐則也

程氏演繁露卷之七目錄

卷之七

黃銀
渾儀渾象
煙脂
行香
印書
放牛租
駢脇
塊鎁

海不波溢
方寸
方冊
端午綵索
繒
端疋
綿纏頭
唐人行卷
水土斤兩重輕
東臺西臺南臺
正色間色流黃
馬後樂
涼州梁州
絹一疋
麪一斗
大斗大尺
肩輿
進士試徹夜
場
稜觚音孤

洪州石爲城
霓裳
馬人
章臺
周鼎
持節 舉要
霸陵折柳
頌繫 蘇塗
謎 秬鬯

程氏演繁露卷之七目錄

程氏演繁露卷之七

宋新安程大昌著
明建武鄧 渼校

黃銀

唐太宗賜房元齡黃銀帶欲及杜如晦而如晦已不在帝曰世傳黃銀鬼神畏之更取金帶遣元齡送其家夫不賜黃銀而別賜金帶則改賜之帶必爲黃金無疑矣然則先賜之帶命爲黃銀者果何物也世有鍮石者質實爲銅而色如黃金特差淡耳則太宗之謂黃銀者其殆鍮石也矣鍮金屬也而附石爲字者

爲其不皆天然自生亦有用盧甘石煑鍊而成者故兼舉兩物而合爲之名也說文無鍮字玉篇唐韻集韻遂皆有之豈前乎漢者未知以石煑銅故其名不附石也耶諺言眞鍮不博金甚言其可貴也夫天然自生者既名眞鍮則盧甘石所煑者決爲假鍮矣元和郡縣志曰太原出赤銅夫不直言出銅而特言赤銅似是鍮石矣而史無明據不敢堅斷隋高祖時辛公義守并州州嘗大水流出黃銀以上于朝此之黃銀郎太宗用以飾帶而槩賜房杜者矣今世之言鍮石者太原所產爲最而太原郎并州也則公義并州所得盒自然之鍮不經盧甘石煑鍊者也故公義所上不云赤銅而云黃銀以其貴重可以比銀而色又特黃也是故兼銀黃兩名而命其美也且又有可驗者鬼神畏銅古有傳矣佩玉之音其中商律也皆去之不用而廟樂之聲爲商者亦闕之不奏郎是太宗畏鬼之論所從出也然則黃銀之不爲銀而爲銅此尤可證也

渾儀渾象

堯世已有渾儀璿璣玉衡是也晉世陸績始造渾象其製度與渾儀同而形模與渾儀及沈存中嘗議世

人混兩爲一而未嘗明著其說故見者未能豁然也
二器之爲天度皆以渾天家爲主而古人形容渾天
最能明的者惟葛洪雞子之論也洪之說曰天形如
雞子地形如雞子中黃是爲天包地外而地在天中
也渾儀也者設爲四游儀爲日月星宿於天盤之上
而包括乎厚地正如雞子之殼也是爲爲省本形而
順以求之者也至於渾象也者設爲圓毬而撫擬天
度以日星傳寘毬上毬固可轉而人遂俯觀則天盤
反在人下是爲殊形詭制而合於理也若即其狀而
詳言之則如權衡之上詳刻銖兩鈞斤而人遂可俯

宋本脫說字器

晉以觀者也是如翻倒天度傳之於外而人立天外
以行省眎者也儀與象異者制益如此也至陶弘景
又出新意造渾天象高三尺許地居中央天轉而地
不動悉與天會此則兼采儀象而兩用之矣然天中
雖立厚地而元無所資於窺測又不如四游儀專撫
天度而日星半隱地下者其制自具也則其制稍贅
而不如渾象之切用無欠無餘也

煙脂

古者婦人粧飾欲紅則塗朱欲白則傅粉故曰施朱
太赤施粉太白此時未有煙脂故但施朱爲紅也煙

脂出自虜地習鑿齒與燕王書云山下有紅藍足下
先知否北方人採取其花染緋黃稜取其上英鮮者
作煙脂婦人用爲頰色今始知爲紅藍後當致其種
匈奴名妻閼氏今可音煙支想足下先亦不作此讀
漢書也案習氏此言則是采藍花以爲煙支法本出
自虜地其已審矣習氏所指之山即天山也虜呼天
爲祁連故也史記匈奴傳霍去病出隴西過居延攻
祁連山索隱曰西河舊事天山在張掖酒泉二界上
東西二百餘里南北百餘里有美木水草宜畜牧匈
奴既失二山二山謂祁連山使我婦女無顏色祁連
山燕支山也乃歌云亡我祁連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燕支山使我婦女無顏色祁連一名天山也即此推之紅藍最初根種必出此山也采造已成紅色而名曰煙脂取閼氏爲児極其國所貴重者而稱之也

行香

沈存中敘行香謂當以香末散撒乃爲行香畢仲荀元豐三年作幙府燕閒録曰國忌行香起於後魏江左齊梁間每然香熏手或以香末散行謂之行香予案南史王僧達好鷹犬何尚之設八關齋集朝士自

行香次至僧達曰願即且放鷹犬其謂行香次及僧達者即釋教之謂行道燒香者也行道者主齋之人親自周行道場之中燒香者爇之於爐也東魏靜帝嘗設法會乘輦行香高歡執香爐步從鞠躬屏氣柀凡云行香者步進前而周匝道場仍自炷香爲禮也靜帝人君也故以輦代步不自執爐而使高歡代執也以此可見行香只是行道燒香無撒香之事也又案唐人盧氏雜說載旌節之制曰旌用銅龍寘之竿首用紫綃袋盛油囊垂之寺觀行香袋與旌畧同案此即凡主齋行道之人必執此袋道衆以行而燒香自是一事非取香於袋而旋加燒然也唐會要五十曰天寶十七年敕華同等州僧尼道士國忌日各就龍興寺行道散齋至正元五年處州奏當州不在行香之數乞同衢婺等州行香有旨依案下文處州之乞行香其上文承行道設齋之下知其行香者爲行道燒香也其它如畢仲荀所記謂唐高宗時李義府爲太子設齋詔五品以上行香不空三藏爲神堯已下忌辰行香恐亦只是行道燒香無撒香之事國朝自有景靈宮後每遇國忌不復即寺觀行香而移其供設於景靈宮東西兩宮每大忌宰執率百寮至宮行

香其法僧道皆集所忌殿廡之下僧左道右執事者執香盤中香圓子隨宰執往僧道立處人授一圓齋已收之不嘗也此之散授徧存撒香之說耶

印書

智者刱物雖則云刱其實必有因籍以發其智也古未有字科斗鳥迹實發制字之智也蔡邕雖曰能書若無罣帚亦無以發其飛白之智吾獨怪夫刻石爲碑蠟墨爲字遠自秦漢而至于唐張璪輩於九經字樣皆已立板傳本乃無人推廣其事以槩經史其故何也後唐長興三年始詔用西京石經本雇匠雕印

廣頒天下宰臣馮道等奏曰請依石經文字刻九經印板則其發智之端可驗矣詔在五代會要八

放牛租

通鑑記周太祖放免租牛五代會要十五晉天福四年戶部已申放矣

駢脇

晉文公出亡至曹曹共公聞其駢脇欲其裸浴薄而觀之汪駢脇合幹也幹者脇肋骨也駢云者脇骨之生兩兩相並也莊子駢拇枝指拇大指也枝小指也駢拇卽大拇根而兩岐也枝指是小指兩出也左氏

兜鍪爲突厥

後周書曰突厥之先臣於茹茹居金山之陽爲茹茹鐵工金山形似兜鍪其俗謂兜鍪爲突厥因以爲號

海不波溢

韓詩外傳曰越裳來獻白雉謂周公曰久矣天之不迅風疾雨也海之不波溢也中國殆有聖人今人用瀛海無波皆本此 御覽四百一

方寸

徐庶毋爲人所執曰方寸亂矣古今謂方寸爲心似始乎此然而列子已嘗曰吾見子之心矣方寸之地虛矣 御覽四百一

方冊

張蒼傳主柱下方書如淳曰方版也中庸曰文武之政布在方冊方冊云者書之於版亦或書之竹簡也通版爲方聯簡爲冊近者太學課試嘗出文武之政在方冊賦試者皆謂冊爲今之書冊不知今之書冊乃唐世葉子古未有是也

端午綵索

裴元 本字韓 新言曰五月五日集五綵繒謂之辟兵不解以問伏君伏君曰青赤白黑爲之四面黃居中央

名曰檗方綴之於複此字擬是襦字以示婦人養蠶之工也
傳聲者誤以爲辟兵予案此卽今人五月綵索也今
索合五色線爲之此之所言乃自用繪其曰四色爲
之四面卽是裁色繪爲方片各案四色位而安之於
衣而黃繪居四色繪之中以此綴諸衣上以表蠶工
之成故名檗方檗者積而會之也方者各案其方以
其色配之也今人用綵線繫臂益文也御覽八百十

繪

厚帛也蔡邕女誡曰繪貴厚而色尚深爲其堅韌也
案此卽厚帛乃始名繪其著色深也同前御覽八百十

端疋

左氏昭六年豐賈以幣錦二兩遺子猶注云二丈爲
一端二端爲一兩所謂疋也二兩者二疋也御覽八百十五

錦纏頭

唐書代宗詔許大臣燕郭子儀于其第魚朝恩出錦
三十疋爲纏頭之費俗賞歌舞人以錦綵置之頭
上謂之纏頭宴饗加惠借以爲詞御覽八百十五

唐人行卷

唐人舉進士必行卷者爲緘軸錄其所著文以獻主
司也甘式見李義山集新書序卷七曰治紙工率一

幅以黑爲邊準今俗呼解行也用十六行式言一幅解爲墨邊十六行也
率一行不過十一字此式至本朝不用

水土斤兩重輕

世傳水之好者比它水升斗同而銖兩多故宣州漏水有秤爲此也杜牧罪言曰幽并二州程其水土與河南等常重十二然則不獨水有輕重土亦然也

東臺西臺南臺

趙璘因話錄曰高宗朝改門下省爲東臺中書省爲西臺尚書省爲文昌臺故御史呼南臺南朝亦同又曰武后朝御史有左右肅政之號當時亦謂之左臺右臺則憲府未曾有東臺西臺之稱也惟俗呼在京爲西臺東都爲東臺按此言之御史爲一臺別自因事加東西南三稱爲別耳其謂俗呼在京爲西臺者唐都長安於洛陽爲西而洛陽亦有留臺故長安名西臺而洛陽爲東臺也話叢卷五

正色間色流黃

環濟要畧曰正色五謂青赤黃白黑也間色紅謂紺紅縹紫流黃御覽八百十四孟子曰惡紫恐其亂朱禽以正色爲尚間色爲卑也流黃不知何物古詩曰中婦織流黃禽直詩曰明於機上之流黃則流黃者織絲之

色也染絲而織惟錦爲然今專言流黃恐是黃蜜之絲也

馬後樂

今郡守馬後樂卽古鼓吹也古今樂錄曰後漢以給邊將萬人將軍得之劉熙釋名曰橫吹麾幢皆大將所有班超爲將兵長史故假鼓吹幢麾也超傳其謂假者超未爲大將止爲長史故許借大將鼓吹幢麾而用之也

涼州梁州

樂府所傳大曲惟涼州最先出會要曰自晉播遷內地古樂遂分散不存符堅滅涼始得漢魏清商之樂傳于前後二秦及宋武定關中收之入于江南隋平陳獲之隋文曰此華夏正聲也乃置淸商署總謂之清樂至煬帝乃立淸樂西涼等九部武后朝猶有六十三曲如公莫巴渝明君子夜等皆是也後遂訛爲梁州

絹一疋

唐食貨志曰開元八年頒租庸調于天下闊者一尺八寸長者四丈

麪一斗

天寶元載敕今後以三斤四兩爲斗

大斗大尺

開元九年敕度以十寸爲尺尺二寸爲大尺量以十升爲斗斗三升爲大斗此謂十寸而尺十升而斗者皆秬黍爲定也鍾律冠冕湯藥皆用之此外官私悉用大者則黍尺一尺外更增二寸黍量一斗更增三升也唐志租絹長四丈二尺

肩輿

百官得於寓京乘轎自揚州始後遂不復乘馬惟從駕則乘之祖宗時臣僚雖在外亦不許乘轎也唐會要三十卷曰開成五年敕植奏朝官出使自合乘驛馬不合更乘檐子自此請不限高卑不得輒乘檐子如疾病即任所在陳牒申中書門下及御史臺其檐夫自出錢雇其宰相至僕射致仕官疾病者許乘之

進士試徹夜

五代會要二十一曰清泰二年禮部奏奉長興二年敕進士引試早入晚出今請依舊例試雜文並點門入省經宿就試唐試連夜以燭三條爲限白樂天集曰試許燒木燭三條燭盡不許更續至此因禮部奏乃始達旦也

堨

柳文永州袁家堨書作渴音曷渴者堨也堨者遏也遏水使不通行也柳蓋疑此堨字非古故更書爲渴而又自爲之音曰讀當爲曷案水經穀水著千金堨之制曰堨蓋遏穀水使東流者也其書堨正爲堨字子厚豈疑其來不古而遂以書渴爲雅也水經十六

稜觚 音孤

觚者削木爲之或六面或八面面皆可書學者之牘也急就章曰急就奇觚與衆異奇觚好觚也班固兩都賦曰掍建章而外屬設璧門之鳳闕上稜觚而棲金爵金爵者金爲鳳凰也建章宮之外闕其上立有稜之觚觚上立金鑄之鳳夫是以謂爲鳳闕也文選一急就章一

洪州石爲城

龍圖張存守洪州絫石爲城明年大水淹及城半賴石爲捍城以堅全朱興仲歸田錄石城至今尚存

霓裳

樂天和元微之霓裳羽衣歌畧曰移領錢塘第二年始有心情問絲竹玲瓏箜篌附好箏教得霓裳一曲成前後祗應三度案聞道而今各星散今年五月至

欽本七州上有
部內二字

蘇州忽憶霓裳無處問聞君部內多樂徒問有霓裳
舞者無元答云七州十萬戶無人知有霓裳舞惟寄
長歌與我來題作霓裳羽衣譜案此乃樂天守杭曰
自教官妓玲瓏習爲霓裳舞至樂天鎮蘇時習舞者
已皆不存元微之爲越守樂天求此舞人於越而越
中無之但寄得霓裳歌以爲之譜耳元白距明皇不
遠此時此曲已自無傳況今日乎

馬人

退之上　廣帥詩曰上日馬人來傳燈錄曰富那夜
奢昔爲毗舍利國王其國有一　類人如馬倮露王運
神力分身爲蠻彼乃得衣王後復生中印度馬人感
恋悲鳴因號馬鳴大士案中印度在西域西域地與
廣近豈唐時嘗有中印度人來至廣境耶退之與佛
異趣而此馬人乃出佛典當是佛教已通中國馬人
已來亦同民庶赴上日衙集耶故退之得而記之也
荀子蠻賦曰此夫身女好而頭馬首者歟今蠻頭實
不似馬而卿乃云爾則蠻爲馬類古有其傳矣周禮
禁原蠻爲妨馬也今術家末僵蠻塗傳馬齒馬輒不
能齕草則蠻馬同類信矣傳燈之說固專尊佛而自
周禮以及荀子皆在佛教未入中國之前其說已如

此殆古來已有此傳矣然蠻酋悉有黑紫迹對出宛如馬蹄而頭實不似也

章臺

漢章臺即秦章臺也地在渭南而秦咸陽乃在渭北通鑑秦昭王六年楚懷王爲秦所詐入秦至咸陽朝章臺如藩臣禮則秦之章臺乃在咸陽渭北也耶以予攷之蓋秦之咸陽跨渭而南北焉故武庫章臺雖在長安亦統之咸陽非正在渭北之咸陽也通鑑舉要

周鼎

武王伐商遷九鼎于洛邑故洛陽南面有定鼎門及郟鄏陌此之九鼎乃夏鼎也既嘗自夏入商又遂自商入周也春秋時世與之相近所記必不誤也史記言周王入秦獻其九鼎則是鼎嘗入關矣然自漢以後不聞關中有鼎不知已入關後竟復何在也史記始皇二十八年過彭城使千人沒泗水求周鼎不得東坡曰此周人懲問鼎之禍沉之泗水以緩禍此說非也泗水屬彭城彭城非商都亦非周都何緣周鼎可沒此水也或是周別有鼎而人誤傳耶

持節 舉要

漢武天漢二年遣直指繡衣使者暴勝之等逐捕盜

賊以軍興從事得擅斬二千石以下案舊制九衛帶使持節者得擅斬殺其制自漢世已有之矣

霸陵折柳

黃圖曰霸橋跨霸水爲橋也漢人送客至此橋折柳爲別故李白樂府曰年年柳色霸橋傷別而王維亦曰渭城朝雨浥輕塵客舍青青柳色新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審求其地則在渭北盒漢分秦咸陽置縣名渭城也若霸陵則在渭南不在渭北矣維之所餞者其人出戍陽關而賦詩之地迺在渭北仍援折柳爲詞則仍用霸陵故事也

頌繫

通典刑法門百六十二景帝詔頌禁注頌讀曰容容寬不桎梏

蘇塗

通典東夷馬韓祭鬼神立蘇塗建大木以事鈴鼓注蘇塗有似浮塗案浮塗即伍舉東方朔謂之爲隱者是也隱者藏匿事情不使暴露也至鮑照集則有井謎矣王篇亦收謎字釋云隱也即後世之謎也鮑之井

謎曰一八五八飛泉仰流飛泉仰流也者重緆取水而上之故曰仰流也一八者井字八角也五八者析井字而四之則其字爲十者四也四十即五八也凡謎皆倣此

秬鬯

大祭祀必用鬱鬯鬯也者釀秬黍以爲質而資鬱金草以爲之色故詩人形容其狀則曰黃流也黃流者用以灌地而求神最重之禮也天子自祭則以圭柄之勺酌鬯而灌書謂王入太室祼者是成王親行灌鬯之禮也方成王未自至洛而先命周公告之文武則其文曰予以秬鬯二卣周公以其禮之重也故得之而不敢更宿即禋祀于文王武王則用鬯之禮乃如此其重也耶禮記曰天子賜珪瓚然後爲鬯未賜則資鬯於天子文侯之命曰錫爾珪瓚秬鬯一卣此則初賜珪瓚未及自爲之鬯即并鬯以賜使歸告之也召虎之詩亦曰錫汝珪瓚秬鬯一卣告于文人也

程氏演繁露卷之七

程氏演繁露卷之八目錄

卷之八

褐裘背子道服襦裙
月受日光
養不吠之犬
立乘車
日食加時
物產有無
州麾
羽扇

吹鞭
尺蠖
土部魚
易
龍門
滎澤
薇
朱朱盧盧
倍蓰
清河
白紗帽
勿勿
九鼎
納粟拜爵
大家
罷太守銅魚
三閣
上宮
爵
汁

程氏演繁露卷之八目録

四十三

宋新安程大昌著
明建武鄧　渼校

褐裘皆子道服襦裙

襦者短衫也莊子曰未解裙襦兼范傳曰昔民無襦今五袴也褐者裾垂至地張良傳有老父衣褐至良所師古曰褐制若裘今道士所服者是也裘即如今之道服也斜領交裾與今長皆子畧同其異者皆子開胯裘則縫合兩腋也然今世道士所服又畧與裘異裘之兩裾交相掩擁而道士則兩裾直垂也師古

畧舉其槩故不能詳也長脊子古無之或云近出宣政間然小說載蘇文忠禪衣襯朝服即在宣政之前矣詳今長脊既與裘制大同小異而與古中單又大相似殆加減其制而爲之耳中單掖下縫合而脊子則既悉去其帶惟此爲異也至其約定裏衣至脊子則既悉去其帶穴其掖而互穿之以用以襯藉公裳則意制全是中單也今世好古而存舊者縫兩帶綴脊子掖下垂而不用盒放中單之交帶也雖不以束衣而遂舒垂之欲存古也太平御覽有仙公請問經其文曰太極眞人曰學道當潔淨衣

宋本亦脫子字

服備巾褐制度名曰道之法服也巾者冠中之巾也褐者長裾通冒其外衣也巾褐皆具乃中道家法服之制今世衣直掇爲道服者必本諸此也又傳授經曰老子去周左慈在魏並葛巾單裙不着褐則是直著短衫而以裙束其上不用道家法服也晉王獻之書羊欣練裙朱公叔絕交論謂西華之子冬月葛衣練裙蓋古人不徒衣袴必以裙襲之是正上衣下裳之制也

月受日光

月不能自出光景凡其有光悉日力也楊子雲曰月

未望則載魄于西既望則終魄于東其遡於日乎謂月爲遡日理固該盡矣而不如沈括之語能發越其狀使聞者豁然也括之言曰月如銀圜圜本無光日耀之乃有光矣用其銀圜之說而思之則其魄也是其圜得日而銀彩煥溢者也月十五日兩耀相當銀圜也者通身皆受日景故全輪皆白而人以爲滿也過望則月輪轉與日遠爲之圜者但能偏側受照而光彩不全故其暗處遂名爲魄也魄者暗也究其實致則是日光所及有全有不全而月質本無圓缺也

故楊子遡曰之說已得其理而沈氏耀圜之說又能發揚其狀也是說也寻初得之以爲括之所叙也偶讀西陽雜俎乃知其說古嘗有之而括筆加發揮焉耳雜俎之言曰太和中有人游嵩山遇修月戶謂之曰君知月七寶合成乎月勢如圓本字諱其有影處乃是日燥其凸也此云修月戶者必誕矣而燥凸之理即沈氏之說所從以出也若其增一銀字而明之與魄粲然有狀栝其能言也哉

養不吠之犬

東坡上　神宗萬言書曰畜犬本以防姦不可以無

姦而養不吠之犬北史宋游道傳畢義雲奏劾游道
楊遵彥曰譬之畜狗本取其吠今以數吠殺之恐將
來無復吠犬詔除名

立乘車

古者乘車皆立不坐車前橫木曰軾在車遇所敬則
俯身以手案式武王式箕子閭益如此其式也惟安
車乃始坐乘杜延年賜安車駟馬顏師古曰安車坐
乘車是也

日食加時

寺奉詔定乾道曆曆宮劉孝榮曰後世曆法太密於
古今之論曆者太責備且如日蝕古來能知其食在
何日則爲驗矣而未知定其時當食食當幾時幾分
而復也至魏黃初始言食於何時寺甚然之今按杜
欽傳上封事曰日以戊申蝕時加未且說戊未當爲
何應則不待黃初已嘗加時矣恐史官失書耳

物產有無

汶南無鸚鵡江南無狐粵無馬虎前志地盧山人見驢
以爲山精潤州人見蠟以爲主簿蟲

州麆

自五君詠言顏延之一麆出守而杜牧用其語曰擬

把一麾江海去人遂以建麾爲太守事張師正辨五
君詠曰麾猶秉白旄以麾也一麾猶言爲人之所擁
排也屢薦不嘗得官一遭遭擁排遽出爲守所以嘆也
此說是也或謂周禮州長建麾則州麾自可遵用此
又非也周之州絶小不得與漢州爲比周制縣州成
縣而漢世累縣爲郡累郡乃始爲州也若夫崔豹古
今注則又異矣其說曰麾所以指也乘輿以黃諸公
以朱剌史二千石以纁則漢以來自人主至二千石
莫不有麾也則謂太守爲把麾亦自可通也

羽扇

語林曰諸葛武侯與晉宣帝戰於渭濱乘素車著葛
巾揮白羽扇指麾三軍晉書顧榮征陳敏自以羽扇
麾之敏衆大潰是皆特持羽扇以自表異而令軍衆
瞻求易見也晉中興徵說曰舊羽扇翮用十毛王敦
始省改止用八毛其羽翮槓少故飛翥不終此其兆
也据此語以求其制度則是取鳥羽之白者插扇柄
中全而用之不細析也今道家繪天仙象中有秉執
羽扇者皆排列全翮以致其用則制可想矣

吹鞭

馬融笛賦云裁以當鞭便易持李善注曰適馬策也

裁笛以當馬簻故便易持沈括辨之曰潘岳笙賦脩簻內辟言此笛但裁一簻五音皆具故曰易持也馬簻安可爲馬策也予案急就章曰吹鞭箛簌課後先唐韻曰箛竹也說文曰簌吹筩也玉篇亦曰簌吹筩也以竹爲鞭中空可吹故曰吹鞭也簻即馬策可以策馬又可爲笛一物兩用軍旅之便故云易持也今行陳間皆有笛即古吹鞭之制也括豈不見急就今書而臆立此難也耶

尺蠖

尺蠖之屈以求信也方言曰蠀資蠍子六反謂之尺蠖郭璞釋之曰步屈也步屈云者一步一屈也多在桑上其體質似蠶色灰褐而身瘦長其腹下兩頭有足足亦如蠶每欲進步先聚屈其體前後幾相連著而脊背橋起直如笄釵兩頭環曲之處也此其所以爲屈也已屈而聚聚已而舒則遂寸寸前進是其所以爲伸也吾鄉俗呼度音鐸蟲度者蠖音之訛也爾雅曰尺蠖說文則曰曲信蟲韓集城南聯句曰桑蠖虛指皆可互相發明也

土部魚

說苑二卷曰莊周貸粟於魏文侯曰周之來見道傍

牛蹄中有鮒魚焉得斗升之水斯活矣鮒今俗名土
部蓋聲訛也此魚質沉常附土而行不似它魚浮水
遊逝也故曰土附也顧後人加魚去部則書以爲鮒
焉耳說苑之謂牛蹄者牛足踐泥泥之爲窪窪中水
停不通故此魚附著亦不能去若得斗升之水則可
它適而活也諺言涔蹄之水不容吞舟之魚正舉此
以爲之況也吳興人名此魚卽云鱸鯉以其質圓而
長與黑鱷相似而其鱗斑駁又似鱸魚故兩喻而兼
言之也埤雅指爲鯽魚失之矣

漢武帝棄輪臺詔曰匈奴縛馬城下易之卦得大過
爻有九五案此之謂爻在九五者言大過爲所得之
卦而九五爲用事之爻也九五之繇曰枯楊生稊何
可久也故縛馬一事筮史主此一語以爲吉凶之決
而曰匈奴困敗不久也其謂爻在九五者蓋主九五
一爻爲用也然而卦得大過自初至四以及平六皆
不爲用而獨九五一爻爲用者易法以變者爲占在
一卦之中何爻適當變初則此之一卦獨主此之一
爻也然則何以見其獨變也曰尋於易原嘗詮及之
矣大過之卦其初爻爲偶此之爲偶必其揲蓍而少

得八八固不變矣及其二三四爻皆爲奇則其揲著必得七七亦不變也更四爻揲而及五爻則其著爲九而不爲七矣易法九六必變而此之第五爻者在四爻不變之後剏得九故此爻當爲變始也是爲用事之爻也若此之五爻既已得九之後九已當變則其爻爲用事之爻矣若後來第六爻便更正得六數亦止仍爲上六不爲上九故爻既遇變後來不復再變也此乃通易一書占筮凡例類皆如此故詳及之若夫九五也者既當變九爲六則其以此之變而會之六爻則大過之卦轉而爲常矣案大過言巽下

大

兌上常則巽下震上言益大過第五爻得九而變爲六於是大過九五既變爲常之六五則正卦猶爲大過而之卦則遂以爲常也今此漢詔獨言大過而不言而未暇談及常之六五也非有變爻而無之卦也

龍門

秦再思記異錄曰地誌慈州文城縣掻口本夏禹鑿山通河年年魚化之地也每春大魚並河西上唐人嘗敕禁采捕至仲春後有點額不化者傍岸求免終不過富平津浮梁孟州歲以致貢柳宗元嘗爲文刻

置禹廟此葢因地之有是魚而禹貢又有龍門之文遂從而爲之說曰過門者爲龍而其浮死自下者則是不能變化而遭退者也予疑此語久矣於禹貢論不敢辨正者以龍門之名其來已古而化龍之說世亦信之故付之不辨然終含糊不快也以書類求之導河自熊耳熊耳者地書以爲形似熊耳也其曰似者肖之而已豈其實嘗有熊分耳爲山也乎砥柱析城實皆如柱如城而何人建爲此柱析爲此城無有能言其自者也並類而言則夫龍門也者正以湍峻束狹意象如門而又龍者水行之物故取象以名未

知眞有魚嘗化龍之事也乎然而其事又有不可不究者四瀆未嘗無魚何爲此地獨有大魚暴鰓而下下又不過富平也以予所見葢河魚趂水而上於湍急處產子及其困極故翻腹隨流不能自主富平雖爲大河而有浮梁橫亘津面魚已困浮又爲津梁所約不能潛泳以過人因得乘困而拾取之耳其爲點額而浮者葢跳躑產子爲木石之所撞拉耳非有司其黜陟而點額以記如世傳所云也天下事大小有異而理之所在四海一也凡魚產子必並木根草幹戛刮其腹子乃得出出則粘根著莖之上離離如珠

然後泥不能滀浪不能漂其子乃得成魚也龍門亦
所不歷無能驗其的爲如何矣此之所云乃在吾鄉
而親常目擊者非得之傳聞也魚之戞腹而子得出
也則已奮躍勞憊不復更能潛泳則遂仰卧露白浮
水而下遑岸之人白手取之不用器械也此乃吾鄉
之所嘗見以類明類則龍門之魚可想矣吾鄉小溪
淺澗安得試龍之地而鱗鰓亦遭損暴也此其事理
可以互相發揮者故於詮記之

滎澤

左傳衛與狄戰于滎澤釋者或以爲在河北蓋以衛
都河北也衛爲狄滅乃始東徙渡河野處于漕豈其
方渡未至而狄猶攻之故戰其地耶蓋滎澤記地也
不必戰于滎澤之中也戰國策記魏將之與秦攻韓
也朱已之說魏王曰韓亡秦盡有鄭地得垣雍決滎
澤而水大梁大梁必亡矣案此時秦方逐穰侯則秦
昭襄王之世也朱已謂滎澤可決則滎猶不枯也

薇

詩之言及采薇者甚多即伯夷首陽之所食也說文
薇似藿藿豆也豆葉本圓而末尖皮薇皺澁薇葉正
與之肖山中極多吾鄉俗呼苦遮（據俗語有言貴易曉味苦以

芒火肉最相諧宜其苗春則盛發至秋老硬然不萎
死雖雪中亦可采也采薇之詩曰薇亦作止謂春而
苗茁也又曰薇亦柔止謂及夏而天脆也又曰薇亦
剛止謂霜露降而苗葉堅勁也

朱朱盧盧

紹興中年秦檜專國獻佞者至形之文牘謂爲聖相
郡縣用此意遞相尊尚凡所稱呼皆非其實無名子
或爲之詩曰呼雞作朱呼犬作盧盧盧文官辭學士
武官稱大夫聞者莫不大笑案世人呼雞皆曰朱朱
呼犬皆曰盧盧不問何地其聲皆同雖是傳習要亦
有本神仙傳祝雞翁居尸鄉養雞百數皆有名字呼
之輒至人號爲祝雞翁朱者祝之訛也事見酉陽雜
俎第三卷又寶誌對胡后問國祚曰把粟與雞吃呼
朱朱朱盦爾朱也則呼雞之爲朱朱其來已久犬
呼盧盧別無所見是借韓盧之名與犬爲高耶盧黑
也以色言也

倍蓰

孟子或相倍蓰古書罕有用蓰字者史記周本紀其
罰倍蓰徐廣曰一作蓰五倍曰蓰孔安國曰倍百爲
二百鍰也

清河

晉太和四年桓温自姑孰伐燕引丹師自清水入河水經有桓温清水據此即晉時未有隋汴故自清水入河

白紗帽

侯景僭立時着白紗帽而尚披青袍舉要三十二宋泰始元年群臣欲立湘東王遂引入西臺登御座著白紗帽按此即白紗帽乃人主之服故以此爲定舉要二十五宋蒼梧王死王敬則取白紗帽加蕭道成首使即祚曰誰敢復動道成不肯

勿勿

古旗有名勿勿者集衆則用之後人轉爲匆匆匆匆者亟遽之辭也杜牧遣興曰浮生長勿勿兒小且嗚嗚杜集四

九鼎

周眞靚王五年秦惠王欲伐蜀張儀曰親魏善楚下兵三川臨二周之郊據九鼎挾天子以令天下此王業也司馬錯曰周自知失九鼎則必以鼎與楚王弗能止也不如伐蜀按赧王在位五十九年方始入獻其邑上距靚王五年六十一年矣此時九鼎猶在周東坡謂周人沉鼎於泗水以緩禍者非也當時周人

以宅鼎沉泗耳又通鑑曰楚欲圖周王使東周武公謂楚令尹昭子曰西周之地絶長補短東西不過百里裂其地不足以肥國攻之者名爲弒君然而猶有欲攻之者見祭器在焉故也今子欲殘天下之共主居三代之傳器器南則兵至矣於是楚計輟不行按此卽九鼎傳器也樂毅入齊臨淄取寶物祭器輸之於燕孟子謂王速出令返其旄倪止其重器卽樂毅所取之器也通鑑漢文十六年新垣平言周鼎亡在泗水中今河決通於泗可以祠而出之

納粟拜爵

秦始皇四年令民納粟千石拜爵一級按此卽晁錯之所祖效非錯刱意也

大家

公主者言其嫁時上公主之也今人呼公主爲大家則於義無依當是擇婦女中之隹者以自附託耶後漢班彪女將嫁曹世叔博學善屬文和帝時召入宮令皇后貴人師事焉號曰大家而冠其夫之姓曰曹大家後世爲其文學嘗爲皇后貴人所師故公主取之以爲稱號亦猶周女姓姬世人貴之故凡婦女不論何姓皆以姬稱之如姬戚姬之類是也

罷太守銅魚

唐制太守交事皆合銅魚爲信周世宗顯德六年以除州自有制書罷銅魚不用 實録

三閘

周

世宗自滄州北順水而行先降益津閘次瓦橋閘次瀛州以瓦橋閘爲雄州以益津閘爲霸州 瀛州只仍舊名

上宮

孟子十四 孟子之滕館於上宮趙岐曰上宮樓也孟子舍止賓客所館之樓上也詩曰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 通鑑十八 漢陳皇后雖廢供奉如法長門無異上宮

也

爵

秦爵凡二十級其第十九爵爲關內侯更上一級卽列侯矣此亦卽周家五等爵名之下立爲此制亦名爲爵也於是史凡言賜爵一級者謂秦二十等爵中之一等也自秦及漢初凡有爵者皆得除罪然不得爲吏也高紀二年賜民爵臣瓚曰爵者祿位民賜爵三有罪得以減是其制也惠帝元年民有罪得買爵三十級以免死罪應劭曰一級直錢二千凡爲六萬六萬六十緡也師古曰令出買爵之錢以贖罪不知此

萬六字宋本作小字

之六十緡者官受之耶或許有爵者移賣於人也至惠帝六年始令民得賣爵前此未見豈前此元年十之許其買之於官至此乃覺其非而許民自賣所以貴其爵令民有所利也文帝時晁錯說上欲民務農貴粟貴粟之道在於使民以粟爲賞罰今募入粟縣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則富人有爵農民有錢粟有所渫於是文帝從錯之言令民入粟於邊六百石爵上造稍增至四千石爲五大夫萬二千石爲大庶長此則入粟授爵之槩於是惠帝所許賣爵者其入錢高下以等級爲差而晁錯師用其意改易其制而直令民入粟買之於官非買諸得爵之民也至武帝置賞官名曰武功爵即是有功而得爵亦許其移賣（秦爵二十等如五大夫樂鄉之類是也武帝爵但見諸臣瓚注引茂陵書止十三等當是舉載不盡也）既不與惠帝許民戶自賣者同而又更入粟以爲緡錢亦不同也而有大不同者舊爵止得用以除罪而武帝即令入官故其制曰諸買武功爵官首（官爵名也）者試補吏則遂得以買爵入官矣如卜式爲郎則其尤者也故班固謂爲吏道雜而多端官職耗廢也

汴

通鑑景帝時七國反條侯據滎陽堅壁不出更使弓
高侯等將輕騎兵出淮泗口絕吳楚兵後塞其饟道
吳楚絕士卒果饑奔壁求戰竟以此敗按淮即今淮
水也泗即今謂南清河也此時未有隋汴也吳饟道
自淮入泗則轉海而至淮上又自淮遡淮而上清河
故條侯既絕淮泗則南船不北上矣以道路言之可
見隋汴未有也

螢囊

沈存中清夜錄丁朱崖敗有司籍其家有絳紗籠數
十大率如燭籠而無跋無炮不知何用其家曰聚螢
囊也詳其此製有火之用無火之熱亦巳巧矣然隋
煬帝巳嘗爲之曰大爲之囊照耀山谷也丁氏之囊
盖其具體而微者耳

程氏演繁露卷之八

乙丑閏月初旬宿煙霞洞校畢

程氏演繁露卷之九目錄

卷之九

厨傳
干定國無冤民
澄心堂紙
十金
白蓮花
浮石
嘌
鞠

小步馬
按字
酴醿
葑菲
菩薩石
鑣焦
箙鞬
五伯
華陽
魚笱
方書
朱書御札
背嵬
竹念
半池
三宮三殿
象魏
繫馬
都盧緣
上元觀燈四日

上中下褚衣
閥閱
衣錦夜行
棨戟當斧鉞
朱衣非舊制
扁舟五湖
丈二之組
刺
天子服璽
箭貫耳
五稷
丹圖
象刑
卵翼
窓牖
宰相直筆
櫓
公侯干城
玉堂
孔子食昌歜追文王

程氏演繁露卷之九目録
餛飩
漆雕几
嶧山
石墎銘
基道

宋新安程大昌著

明建武鄧　漢校

厨傳

宣帝元康二年詔曰吏或擅興徵役飾厨傳以稽譽過客按厨傳兩事也厨庖也以好飲食供過客則爲飾厨也傳者驛也具車馬資行役則爲飾傳也今人合厨傳爲一槩謂豐饌爲厨傳非也

于定國無冤民

古今稱于定國爲廷尉天下無冤民此特舉其多者

言之耳宣帝之臣如蓋趙韓楊有譽有勞而皆傳致
以法入之死地然四人之中楊惲專以口語怨望尤
其可矜者史家特書惲獄實定國所定有深意也然
則謂天下全無冤民吾恐楊惲慷慨於地下也

澄心堂紙

江南李後主造澄心堂紙前輩甚貴重之以二軸贈梅聖
六十年其紙猶有存者歐公嘗得之以二軸贈梅聖
俞梅詩鋪叙其由而謝之曰江南李氏有國日百金
不許市一枚當時國破何所有帑藏空竭生蒭苔但
存圖書及此紙棄置大屋墻角堆幅狹不堪作詔命

聊備麗使供鸞臺用梅詩以想其制必是紙製大佳
而幅度低狹不能與麻紙相及故曰幅狹不堪作詔
命也然一紙已直百錢亦已珍矣

十金

薛宣曰十金法重不忍相暴章康衡坐多取封邑四
百頃監臨盜所守十金以上免爲庶人按漢以黃金
一斤爲一金十金之重者言其臧直滿十金也

白蓮花

洛陽無白蓮花白樂天自吳中帶種歸乃始有之集五
有白蓮泛舟詩曰白藕新花照水開紅窓小舫信風

廻誰教一片江南興逐我殷勤萬里來又種白蓮詩
曰吳中白藕洛中栽莫戀江南花懶開萬里穫歸爾
知否紅蕉朱槿不將來見長慶集卷五

浮石

衢州之下十里許深潭中有石亢立水面土人命爲
浮石白樂天集三卷有謝衢州張使君詩曰浮石潭
邉停五馬則此水之有浮石其來久矣先是土人嘗
有謹識曰水打浮石圓龍遊出狀元口口相傳亦莫
知其語之爲何自也石之出水也本甚嶄巖不齊
紹興甲子歲兩浙大水漫滅垠岸浮石沒焉水退石
仍出而斬巖者皆去蓋爲猛浪沙石之所淙鑿乃此
圈潭也又一年歲在乙丑龍遊縣人劉端明章魁廷
試

嘌

凡今世歌曲比古鄭衛又爲淫靡近又卽舊聲而加
泛灩者名曰嘌唱嘌之讀如瓢玉篇嘌字讀如飄引
詩曰匪車嘌兮言嘌嘌無節度也元不音瓢廣韻嘌
讀如杓疾吹也亦不音瓢

鞠

楊子曰棬韋爲鞠亦各有法韋皮也棬韋爲鞠卽後

世皮毬之斜作片瓣而縫合之故唐人借皮爲喻而爲詩以誚皮日休曰六片尖皮砌作毬火中燖了水中揉一刀周氣如長在意陽招拳卒未休其謂砌皮

[illegible]

鞠遂圓實所謂火中燖了水中揉者欲其皮寬而能受氣也詳此意制當是古時實之以毛後加巧而實之以氣也呂后傳曰太后斷戚夫人手足使居鞠域中師古曰鞠域如踏鞠之域謂窟室也今築氣毬者以脚蹙使之飛揚上騰不復拘於窟域矣而軍中打毬之戲則以杖拂毬使之馳走而用快馬逐之尚存鞠域之法故疑古今因革如予所言也

小步馬

西域傳烏桓國出小步馬師古曰小細也言其能蹀足即今所謂百步千跡者也韓退之詩曰橫飛玉盞家山曉細蹀金珂塞草春用此也

世皮毬之斜作片瓣而縫合之故唐人借皮爲喻而爲詩以誚皮日休曰六片尖皮砌作毬火中煣了水中揉一包閙氣如長在惹踢招拳猝未休其謂砌皮包氣即今之氣毬也矣古今物制固多不同以其類而求之於古即霍去病傳謂爲穿域踏鞠者其幾於氣毬也矣其文曰去病貴不省事在塞外卒乏糧或不能自振而去病尚穿域踏鞠也師古曰鞠以皮爲之實之以毛踏蹙而戲也今世皮毬中不實毛而皆砌合皮革待其縫砌已周則遂吹氣湔之氣既充湔鞠遂圓實所謂火中煣了水中揉者欲其皮寬而能受氣也詮此意制當是古時實之以毛後加巧而實之以氣也呂后傳曰太后斷戚夫人手足使居鞠域中師古曰鞠域如踏鞠之域謂窟室也今築氣毬者以脚蹙使之飛揚上騰不復拘於窟域矣而軍中打毬之戲則以杖拂毬使之馳走而用快馬逐之尚存鞠域之法故疑古今因革如予所言也

小步馬

西域傳烏桓國出小步馬師古曰小細也言其能蹀足即今所謂百步千跡者也韓退之詩曰橫飛玉盞家山曉細蹀金珂塞草春用此也

按字

醫有按摩法按者以手捏捺病處也摩者捋捺之也字當從手則其書當爲按矣玉篇手部無按字廣韻有按字却從才別出案字從木注曰几屬也

酴醾

今世花之品目有荼蘼而廣韻無荼字玉篇云荼苦草也又苦菜也因引爾雅之言曰檟苦荼荼也篇韻皆無蘼字諸家字書皆有酴醾字注云酒也錢希白南部新書曰唐清明賜宰臣以下酴醾酒酴酴酒即重釀酒也

對菲

詩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玉篇對蕪菁也菲菜名也按下體也者古者祭之用牲以上體爲貴羊首牛首肩臑心肺皆上體之物也至於腎腸臂足之類皆不用以其在下而汙穢也蕪菁之葉可食而不如其根之美故采采對者不棄下體也

菩薩石

楊文公談苑曰嘉州峨眉山有菩薩石人多妝之色瑩白如玉如上饒水晶之類日射之有五色如佛頂圓光文公之說信矣然謂峨眉山有佛故此石能見

此光則恐未然也凡雨初霽或露之未晞其餘點綴
于草木枝葉之末欲墜不墜則皆聚爲圓點光瑩可
喜日光入之五色具足閃爍不定是乃日之光品著
色於水而非雨露有此五色也峨眉山佛能現此異
則不可得而知此之五色無日則不能自見則非因
峨眉有佛所致也

鏕魚

鏕於刀切玉篇引說文云温器也世言燉其肉當書
爲燉言從此鏕器之中和五味以致其熟也今人見
霍去病傳有鏖戰之文又注家以多殺人爲鏖遂書
爲鏖非也又今人食饌有雜五味於肉中而熟之當
爲米魚而皆書爲米脯无義理也齊民要術雜五
味於米肉而熟之書爲米魚言和米而熟之於魚也
玉篇音魚且云火熟也

簏鞬

晉卓傳六十二卓膂力過人雙帶兩鞬左右馳射注
方言曰所以藏箭謂之簏藏弓謂之鞬左氏傳云右
屬櫜鞬

五伯

後漢虞詡傳四十八注續漢志伍伯公人中二千石

六人千石六百石皆四人自百石已下皆二人黃綬
武官伍伯六官辟車鈴下侍閤門闌部署衙走卒皆
有程品多少隨所典領率皆赤幘終褲即今行鞭杖
者也

蓽陽

後漢傳三十八贊注梁州北拒蓽山之陽南距黑水故
常璩敘蜀事謂之蓽陽國志也

魚笱

唐書王君郭傳十七君郭無行善盜嘗負竹笱如魚具
內置逆刺見鬻繒者以笱囊其頭不可脫乃奪繒去
而主不辨也按魚具而內有逆刺此吾鄉名爲倒鬚
者也

方書

通典二十四御史門曰張蒼爲御史主柱下方書如淳
曰方板也謂事在板上也周禮以方書之書於板也

朱書御札

昭宗在鳳翔李茂正白上三以朱書御札召崔嗣本字
詩嗣竟不至紀事三十八五代史豆盧革傳莊宗時大水
以責孔謙謙不知所爲小吏段徊曰臣嘗見前朝故
事國有大故天子以朱書御札問宰相莊宗乃命學

士草詔手自書之按今世上自人主下至臣庶用道科儀奏事於天帝者皆青藤朱字名爲青詞恐初立此體時是倣道儀也

背嵬

沈存中筆談載拱宸管樂之辭曰銀裝背嵬打囬囬背嵬者大將帳前驍勇人也章氏槁簡贅筆曰背嵬即圓牌也以皮爲之朱漆金花煥燿炳日予將漕時都統郭綱者韓蘄王背嵬也讀嵬如崔嵬蓋平聲也如沈存中歌則去聲也予以背嵬之義問郭郭不能言惟章[illegible]書號爲皮牌耳

竹箓

白樂天集十一入峽詩曰苒鶉竹篾箓欹危機師趾箓即百丈也

半池

白樂天集五十三池上竹下作云穿籬遶舍碧逶迤十畝閑居半是池

三宮三殿

國朝有太皇太后時幷皇太后皇后稱三殿其後乘輿行幸奉太后偕皇后以出亦曰三殿人或非之按王嘉傳云自貢獻宗廟猶不至此顏師古注謂天子

太后皇后則三殿亦可通稱也唐有三殿則一殿而三面有殿也方鎮外國來朝則宴於此從銀臺門入

象魏

國語六管子對齊威公曰昔居先王世法文武設象以爲民紀韋昭曰設教象之法於象魏也按此單言設象知象魏所垂眞有其象也國語於此下又對文曰式權以相應比綴以度權度衡尺有器之物知象魏爲畫象決也

繫馬

威公城楚丘以封衛其畜散而無育公與之繫馬三百韋氏謂良馬在閑而不放散也則知繫馬千駟弗眎言雖甚良而不取也

都盧緣

唐人以緣橦者爲都盧緣按國語胥臣對晉文公曰侏儒扶盧韋氏謂扶緣也盧矛戟之柲緣之以爲戲

上元觀燈四日

會元引唐志云先天二年用胡僧婆隨請夜開門燃百千燈觀樂凡四日按本朝諸書或言　太祖特命正月十七日後更放燈二日或言錢王來朝進錢買燈兩夕特爲展十七十八仍爲燈夕予嘗於秦王進

奉錄辨其事曰不起錢王買燈也然以先天事攷之則其時自上元觀燈後凡更有三日則買燈展日之法愈爲無據又唐朝三元謂正月七月十月望日皆燃燈至中年方罷中下元兩節放燈也

上中下褚衣

南粤王傳陸賈往賜尉佗上中下褚衣師古音云綿裝衣以綿多少分三品

閱閱

史記古人之功有三以德以言以功明其等曰閱積曰閱

衣錦夜行

東觀漢記建武二年封景丹爲櫟陽侯上謂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故以封卿 御覽二百 按前漢皆言衣繡惟此言衣錦

斧戟當斧鉞

漢雜事實固征匈奴騎都尉秦彭擅刺軍司馬固奏劾之公府掾郭躬 或爲郎 郎曰漢制假斧戟以當斧鉞彭得斬人

朱衣非舊制

王儉爲司右長史晉令公府長史著朝服宋大明以

此光則恐未然也凡雨初霽或露之未晞其餘點綴于草木枝葉之末欲墜不墜則皆聚爲圓點光瑩可喜日光入之五色具足閃爍不定是乃日之光品著色於水而非雨露有此五色無日則不能自見則非因峨眉有佛所致也

鏕焦

鏕於刀切玉篇引說文云温器也世言燋其肉當書爲燋言從此鏕器之中和五味以致其熟也今人見霍去病傳有麏戰之文注家以多殺人爲麏遂書爲麏非也又今人食饌有雜五味於肉中而熟之當爲米焦而皆書爲米脯左無義理也齊民要術雜五味於米肉而熟之書爲米焦言和米而熟之於焦也玉篇音焦且云火熟也

箙韇

韋昭傳六十二卓膂力過人雙帶兩韇左右馳射注方言曰所以藏箭謂之箙韇左氏傳云右屬櫜韇

五伯

後漢虞詡傳四十八注續漢志伍伯公八人中二千石

六人千石六百石皆四人自百石已下皆二人黃綬武官伍伯六官辟車鈴下侍閤門闌部署衙走卒皆有程品多少隨所典領率皆赤幘終褠即今行鞭杖者也

華陽

後漢傳三十八贊注梁州北拒華山之陽南距黑水故常璩敘蜀事謂之華陽國志也

魚笱

唐書王君郭傳十七君郭無行善盜嘗負竹笱如魚具內置逆刺見鬻繒者以笱囊其頭不可脫乃奪繒去而主不辨也按魚具而內有逆刺此吾鄉名爲倒鬚者也

方書

通典二十四御史門曰張蒼爲御史主柱下方書如淳曰方板也謂事在板上也周禮以方書之書於板也

朱書御札

昭宗在鳳翔李茂正白上三以朱書御札召崔嗣本字諱嗣竟不至紀事三十八五代史豆盧革傳莊宗時大水以責孔謙謙不知所爲小吏段徊曰臣嘗見前朝故事國有大故天子以朱書御札問宰相莊宗乃命學

士草詔手自書之按今世上自人主下至臣庶用道
科儀奏事於天帝者皆青藤朱字名爲青詞恐初立
此體時是倣道儀也

背鬼

沈存中筆談載拱宸管樂之辭曰銀裝背鬼打回回
背鬼者大將帳前驍勇人也章氏槁簡贅筆曰背鬼
即圓牌也以皮爲之朱漆金花煥耀炳日予將漕時
都統郭綱者韓靳王背鬼也讀鬼如崔鬼蓋平聲也
如沈存中則去聲也予以背鬼之義問郭郭不能
言惟章書號爲皮牌耳

竹笮

白樂天集十一入峽詩曰苒弱竹篾笮欹危機師趾
笮即百丈也

半池

白樂天集五十三池上竹下作云穿籬遶舍碧逶迤
十畝閑居半是池

三宮三殿

國朝有太皇太后時并皇太后皇后稱三殿其後乘
輿行幸奉太后偕皇后以出亦曰三殿人或非之按
王嘉傳云自貢獻宗廟猶不至此顏師古注謂天子

太后皇后則三殿亦可通稱也唐有三殿則一殿而三面有殿也方鎮外國來朝則宴於此從銀臺門入

象魏

國語六管子對齊威公曰昔君先王世法文武設象以爲民紀常昭曰設教象之法於象魏也按此單言設象知象魏所垂眞有其象也國語於此下又對文曰式權以相應比綴以度權度衡尺有噐之物知象魏爲畫象垘也

繫馬

威公城楚丘以封衛其畜散而無育公與之繫馬三百韋氏謂良馬在閑而不放散也則知繫馬千駟弗眎言雖甚良而不取也

都盧緣

唐人以緣橦者爲都盧緣按國語晉臣對晉文公曰侏儒扶盧韋氏謂扶緣也盧矛戟之柲緣之以爲戲

上元觀燈四日

會元引唐志云先天二年用胡僧婆隨請夜開門燃百千燈觀樂凡四日按本朝諸書或言　太祖特命正月十七日後更放燈二日或言錢王來朝進錢買燈兩夕特爲展十七十八仍爲燈夕寻嘗於秦王進

奉錄辨其事曰不起錢王買燈也然以先天事攷之則其時自上元觀燈後凡更有三日則買燈展日之法愈爲無據又唐朝三元謂正月七月十月望日皆燃燈至中年方罷中下元兩節放燈也

上中下褚衣

南粤王傳陸賈往賜尉佗上中下褚衣師古音云綿裝衣以綿多少分三品

閥閱

史記古人之功有三以德以言以功明其等曰閥積曰閱

衣錦夜行

東觀漢記建武二年封景丹爲櫟陽侯上謂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故以封卿 御覽二百 按前漢皆言衣繡惟此言衣錦

斧戉當斧鉞

漢雜事實固征匈奴騎都尉秦彭擅刺軍司馬固奏劾之公府掾郭躬 或爲郎 即郎 曰漢制假斧戉以當斧鉞彭得斬人

朱衣非舊制

王儉爲司右長史晉令公府長史著朝服朱大明以

來著朱衣儉言宜復舊制時不許

扁舟五湖

隗囂傳方望以書辭囂曰范蠡收責勾踐乘扁舟於五湖注曰計然云范蠡乘扁舟於五湖

丈二之組

嚴助傳淮南王曰陛下以方寸之印丈二之組鎮撫方外漢官儀曰綬長一丈二尺法十有二月御覽綬門按綬組同朱買臣懷綬邸吏引綬即太守章則綬也者以之佩玉佩印皆同也又續漢書輿服志曰百石青紺綸一采宛轉繆織長丈二尺御覽八百十九

刺

漢外戚傳二十七下成帝荅許皇后詔曰皇帝有所疑便不便其條刺使大長秋來白之師古曰條謂分條之刺謂書之於刺板也刺音千賜反

天子服璽

漢元后傳高祖即位即服秦傳國璽王莽時孺子嬰未立璽藏長樂宮按此知天子亦佩璽也故孫萬世謂昌邑王曰而聽人解脫其璽綬平是每朝即佩也

箭貫耳

原陵傳茂陵守令尹公補原陵迫窘諸豪說尹公原

巨先犯法不得使肉袒自縛箭貫耳詣庭門謝罪耶
校王篇引說文云軍法以矢貫耳爲耿耿音耻列反
又徒安反司馬法曰小罪耿中罪刖大罪剄子玉治
兵於蔿貫三人耳

五稷

職方氏幷州宜五穀鄭元曰黍穋麥稻菽后稷社穆
皆取此以其該五種名之也

冊圖

秋官司約凡大約劑書於冊圖注
春秋傳曰斐豹隸也著於冊書漢高紀鐵券與功臣
剖符作誓冊書鐵券藏之宗廟

象刑

司圜掌收教罷民凡害民者弗使冠飾而加明刑焉
注弗使冠飾者著黑幪若古之象刑歟

卯闥

左傳哀公下曰子西曰勝如卯余闥而張之今人言
卯闥之恩本此

窓牖

說文穿壁以木爲交窓所以見日也向北出牖也在
牆曰牖在壁曰窓

宰相直筆

舊唐書至德中宰相迭秉筆處斷每十日一易及賈耽趙憬陸贄盧邁同平章政事百寮有所關白更相避不言於是奏議請旬秉筆者出應之時正元九年也其後又請每日更筆其年迭以應事皆從之

櫓

許氏說文曰櫓大楯也案今城上雉堞曰櫓爲其在城上可以蔽人如人之被楯也

公侯干城

方言曰楯自關而東謂之瞂音代或謂之干扞也關西謂之楯案此即詩謂公侯干城鄭氏謂爲扞城者扞者櫓也雉堞可以蔽鄣城是扞城也

玉堂

漢武故事玉堂去地十二丈基堦皆用玉

孔子食昌歜追文王

文王嗜昌歜仲尼食之以取味事見呂氏春秋曰文王好菹孔子聞之蹙額而食之三年然後美之按此御覽所記恐菹字上脫一昌歜字

餛飩

世言餛飩是虜中渾氏屯氏爲之案方言餅謂之餛

徒昆及或謂之餛音渾則其來久矣非出胡虜也並御覽

漆雕几

鄴中記石虎御座几悉漆雕皆爲五色花也按今世用朱黃黑三色漆畫而雕刻令其文層見疊出名爲犀皮與虎刺同又異苑有神人著平巾袴褶語秀云聞君巧侔班魯刻几尤妙太山府君相召又漢書貢禹奏曰見賜杯案畫文金銀飾非所以食臣下也魏武上雜物數曰御物有純紺絲鏤帶漆畫案一枚臨鐵論曰文杯畫案所以亂治也又梁簡文帝書按銘曰刻香鏤采織銀卷足漆花曜紫畫製舒綠怪廣知平入雕非曲

嶧山

爾雅曰魯國鄒縣有嶧山純石相積構連屬而成山又史記始皇二十八年上鄒嶧山立石刻秦功德鄒山記曰山東西二十里南北十三里高秀獨出積石相臨殆無壤土石間多孔穴洞達相通往往有如數間居處其俗謂之嶧孔太平廣記其石玲瓏如此宜孤桐清響中琴瑟也

石墩銘

莊子八狶韋曰靈公死卜葬於故墓不吉卜葬於沙丘而吉掘之數仞得石墎焉洗而視之有銘焉曰不馮之子靈公奪而埋之夫靈公之爲靈也久矣

棊道

今棊方十九道合枰爲棊子三百六十一案李善注韋昭博奕論枯棊三百引邯鄲淳藝經曰棊局縱横各十七道合二百八十九道白黑棊子各一百五十枚選五十七

程氏演繁露卷之九

程氏演繁露卷之十目録

卷之十

白板天子
襘
鎗
白日衣繡
齊鼓盆瓮爲樂
地圖一寸折百里
羽檄
太公冊書

白接䍦
龜符
金吾
羲和
胡床
百丈
鄣扇
螭魚
金馬碧雞祠
鳳棲梨
碧落觀
旌表門閭
鍾銎
明皇孝經
黃屋左纛
犀車
緑青
尋常
神道碑
墓石

石室
三尺
獲生人亦爲級
栝栗
鐵券
八投
齊斧
銅柱
古貝
銅作兵
飛子
籟
瓔
夷玉
球
追鋒車
酺音蒲
箏
箋
說文竝改二字重出

先馬
屋楹數
葉子
壓角
鐵甲
黎明
犬戎雞林
霜月皇楹日
東帛文端定
拜稽曾
宰木拱
篾
郭郭
揖

程氏演繁露卷之十

宋新安程大昌著

明建武鄧　渼校

白板天子

國璽傳注引蕭子顯齊書輿服志云晉亂國璽沒胡人號晉諸帝爲白板天子白板如今板授之官無詔救也魏晉至梁陳授官有板長一尺二寸厚一寸闊七寸授官之辭在於板上爲鵠頭書白板天子言不得璽如無告命官也

禫

領之交會也五行志引昭公十年叔向言衣有襘視不過結襘之中 眎下言徐

鎗

御覽鐺門笑林云太原人夜失火欲出銅鎗誤出熨斗曰異事火未至已燒失脚

白日衣繡

風俗通義江夏張遼爲兗州太守以二千石尊過鄉里白日衣繡榮羨如此 御覽九百五十二

齊鼓盆瓮爲樂

晏子春秋曰景公飲酒數自去冠被裳自鼓盆瓮召晏子至請去禮晏子不可乃糞洒席召衣冠以逆晏子按此則鼓盆佐樂不止秦人齊亦有之矣易曰不鼓缶而歌則大戴之嗟凶

地圖一寸折百里

正元十一年賈耽進華夷圖廣三丈率以一寸折百里 太平廣記

羽檄

魏武奏事曰有急以雞羽插木檄謂之羽檄說文曰檄以木簡爲書長尺二寸 光武紀注

太公丹書

大戴禮曰武王問有藏約可以爲子孫者乎師尚父曰在冊書王齋三日尚父端冕奉書而入則負屏而立王堂下南面而立受之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太平五百九十

白接籬

竇華酒譜白接籬巾也

龜符

張鷟朝野僉載漢發兵用銅虎符唐初爲銀兎符以兎爲符瑞也又以鯉魚爲符瑞遂爲銅魚符以佩之至僞周武姓也元武龜也又以銅爲龜符又云上元中令九品以上佩刀礪筭袋仍爲魚形結帛作之取魚之衆鯉之強兆也至僞周乃絕景雲唐復興又準前結帛爲飾

飾金吾

楊子雲執金吾箴吾臣司金敢告執璜則知金吾者以金飾其兩末也今管軍官入朝所執之杖皆金釦其末也漢志謂金吾爲馬非也

羲和

山海經海外有女名羲和浴日於甘泉

胡床

隋高祖意在忌胡器物涉胡言者咸令改之其胡床曰交床胡荽曰香荽胡瓜曰黃瓜然江都執帝者乃令狐行達也趙毅大業畧記秦得讖書言亡秦者胡乃起長城以扞胡不知亡秦者廻胡亥也

百丈

南史朱超石傳宋武北伐超石前鋒入河軍人緣河南岸牽百丈有漂度北岸者杜詩上蜀多言百丈也

鄣扇

諸王鄣扇不得雉尾義恭傳

鱗魚

鱗魚四足長尾鱗成五色頭似龍無角南語錄

金馬碧雞詞

二高山東有碧雞西爲金馬者云漢武使王褒祠二神於彼其地當在西蜀在彼者恐未眞也

鳳棲梨

黃號鳳棲梨洛中記異

碧落觀

絳州碧落觀龍朔中刺史李諶爲母太妃追薦所造神人所篆洛中記異

旌表門閭

冊府元龜石晉天福二年閏七月壬申尚書戶部奏李白倫義居七世準敕旌表門閭先有登州義門王仲昭六代同居其旌表有廳事步欄前列屏樹烏頭正門閣閣一丈二尺二柱相去一丈柱端安菟桶墨染號爲烏頭染雙闕一丈在烏頭之南三丈七尺夾街十有五步槐柳成列今舉此爲例則令式不該詔王仲昭正廳烏頭門等事不載令文又無敕命既非故事難黷大倫宜從令式只表門閭於李白倫所居之前量地之宜高其外門門安棹楔門外左右各建一臺高一丈二尺廣狹方正稱臺之形圬以白泥四隅染赤其行列樹植隨其事力其同籍課役一準令式

鍾釜

晏子曰齊其歸陳氏矣公弃其民而歸於陳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爲豆自其四以登於釜注四豆爲區區斗六升也四區爲釜釜六斗四升也釜十則鍾六斛四斗陳氏三量皆登一焉鍾乃大矣

明皇孝經

元宗開元中親注孝經并製序八分書之立于國學

以層樓覆之秦再思洛中記異

黃屋左纛

黃屋者天子車蓋以黃爲裏也左纛者以氂牛尾爲之大如斗在最後左驂馬鬃上也繁纓在馬膺前如索纍卽馬纓也獨斷

犀車

韓子國有法術賞罰若陸行之有犀車良馬

殺青

劉向列子序皆殺青書注謂汗簡刮去青皮也

尋常

八尺爲尋倍尋爲常

神道碑

裴子野葬湘東王爲墓誌銘陳于藏內邵陵王又立墓誌堙于羨道道列誌自此始

墓石

南史宋張永開冢內得銅威斗有一石銘大司徒甄邯之墓

石室

黃瓊曰陛下宜開石室按河洛外命史官條上災異注云石室藏書之府

三尺

杜周曰三尺安出哉注以三尺竹簡書法律也

獲生人亦爲級

衛青傳斬三千七百級師古曰本以斬敵一首拜爵一級故謂一首爲一級因復名生獲一人爲一級也此意與車稱兩馬稱匹同

栭栗

詩皇矣其檿其柘音栵爲列或爲例陸德明音云舍人注爾雅云江淮之間呼小栗爲栭栗吾鄉有小栗叢生其外蓬中實皆與栗同但具體而微耳故名栭栗猶兒

鐵券

形似半破小木甗子曲處着肚上有四孔穿繩處其文於面鐫陷金辛齋炅玉堂新制

八投

王莽傳平原女子逢昭平能說經博以八投服虔曰博奕經以八箭投之

齊斧

易喪其齊斧應劭曰齊利也莽傳

銅柱

楚王馬希範既破群蠻自以爲伏波之後以銅五千斤鑄柱高丈二尺八地六尺銘誓狀於上立之溪州

古貝

唐瑮王傳出古貝草也緝其花爲布粗曰貝精曰氎按今吉貝亦緝花爲之而古吉二字不同豈訛名耶抑兩物也

銅作兵

食貨志賈誼言收銅勿布以作兵器注古以銅爲兵按此則漢猶以銅爲兵也

飛子

武帝時募民田南夷入粟縣官而內受錢於都內注入轂外縣而受錢於京師主藏者按此則國初入中之法漢有之矣亦唐人飛子錢之類（飛子見唐會要）

籟

莊周天地人皆言籟說文曰三孔簫也大者謂之笙中者謂之籟小者謂之篪

瓊

說文瓊赤玉也詩有瓊瑤玉佩左氏楚子爲瓊弁玉纓玉與瓊皆對別言之若等爲一玉不分言也今人用瓊比梅雪皆誤

夷玉

說文珣玕琪皆醫無閭玉周書所謂夷玉也

球

玉磬也

追鋒車

魏志高貴鄉公注云帝與司馬望王沈裴秀鍾會等講宴於東堂帝性急請召欲速秀等在內職到得及時以望在外特給追鋒車每有集會望輒奔馳而至

酺音蒲

文帝賜天下酺五日文讓曰漢律三人以上無故群飲酒罰金四兩今詔賜得令聚會飲食五日也此卽周群飲汝勿佚文紀

箏

鼓弦竹身樂也按今箏未有以竹爲之者

箋

表識書也鄭箋毛詩崔豹釋說甚多至謂毛公嘗爲鄭康成郡守故不同它書宜注釋之其云箋者猶上箋之義尊之其說雖無害義而迂曲不徑如許氏所說則直以簡隨本文表識其義猶曰鄭氏簡之云耳史以冊書祝曰冊祝後人以聯簡著古書曰某人編

其義一也

說文殺攺二字重出

殳顡釋殺曰殺大剛卯也以逐精鬼从殳亥聲亥類釋攺曰攺大剛卯以逐鬼彪也音義如鬼从攴巳聲讀若已剛卯豈王莽時所鑄此時攺而大之以爲禳祟之物耶二物同用設有二聲止合附著一類不應兩出

先馬

荀子正論天子乘大路諸侯持輪挾輿先馬注先馬導馬也後世太子洗馬釋者曰洗先也亦此先馬之義也天子出則有先驅太子則有洗馬言騎而爲太子儀衛之先也

屋楹數

王盈孫傳僖宗還蜀議立太廟盈孫議曰故廟十一室二十三楹楹十一梁垣墉廣袤稱之禮記兩楹知其爲兩柱之間矣然楹者柱也自其貌廟之所而言兩楹則間于廟兩柱之中於義易曉後人記屋室以若干楹言之其將通數一柱爲一楹耶抑以柱之一列爲一楹也此無辨者據盈孫此議則以柱之一列

古書皆卷至唐始爲葉子今書冊也

壓角

裴廷裕東觀奏記云令狐綯主裴坦知制誥裴休柜之不勝命既行諸政事謁謝丞相故事謝畢便於本院上事四輔送之施一榻壓角而坐坦巡謝至休休曰此乃省台謬選非休力也肩輿便出不與之坐按此卽壓角故事乃是執政送上不與舍人均禮故設榻隅坐名爲壓角

鐵甲

仲長統昌言政損益篇云古者以兵車戰而甲無鐵札之制今誠以革甲當強弩亦必喪師亡國也按此卽後漢時甲有鐵札矣未知前漢如何

黎明

史記后紀黎明孝惠還徐廣曰黎猶比也將明之時也此說非也犁黎古字通黎黑也黑與明相雜欲曉未曉之交也猶曰昧爽也昧暗也爽明也亦明暗相雜也遲明卽未及乎明也厥明質明則已曉也

犬戎雞林

竜僚記程至海州長沂縣東北百餘里船巫祭小青山神巫具餅餌先作擊擊之聲復撒米一把彼俗云

雞林之地祭先皆以米或云雞林本雞種也高麗不烹雞云如烹即家有禍按此與犬戎諱犬同

霜月皇極曰

歸田録漢韓明府修孔子廟碑云永壽二年歲在涒灘霜月之靈皇極之日永壽桓帝年號霜月極日恐是九月五日

束帛文端定

玉壺清話胡旦云古義束脩謂脯十挺即爲一束束帛則卷爲二端五疋表王者屈折隱淪之道

拜稽首

哀十七年公會齊侯于蒙孟武伯相齊侯稽首公拜齊人怒武伯曰非天子寡君無所稽首二十一年公及齊侯邾子盟于顧齊責稽首因歌之曰魯人之皐數年不覺使我高蹈注言魯人皐緩數年不知荅齊稽首故使來高蹈唯其儒書以爲二國憂注二國齊邾也言魯據周禮不肯荅稽首今齊邾違至平衡曰拜下衡曰稽首至地曰稽顙注平衡謂釐折頭與腰如衡之平禮記平衡與此義殊大戴荅篇

宰木拱

秦襄鄭百里奚與蹇叔諫秦伯怒曰若爾之年者宰

上之木拱矣注云宰家也拱可以手對抱公羊傳二十三年
對抱者以兩大指圍合之也與拱把之桐梓同也

篾

漢張敖傳篾輿注家雖得其義不詮其制之所來公羊文十五年齊人歸公孫敖之喪脇我而歸之筍將而來也何休注筍者竹篾一名編輿齊魯以北名之曰筍將送也爲叔姬淫惡魯類故取其尸置編輿中傳送而來案竹筍也編篾皆以竹篾編比而成輿也古有車車以轅繫馬而行已而有輦輦者設杠以人肩之故皇甫謐曰桀爲無道以人駕車是步輦之始也既有輦則以竹爲輿智起於是矣淮南王安曰輿轎而入嶺始名轎也

郭

城之外更有遶衛其名爲郭亦爲郭郭猶棺之外又有槨也公羊文十五年齊侯伐曹入其郛郭者何恢郭也注恢大也郭城外郭故楊子雲曰天地之爲萬物郭五經之爲衆說郭楊子雲於名數不苟也

揖

公羊僖二年晉謀伐郭荀息進獻公揖而進之注以手通指曰揖又文六年晉靈公望見趙盾恕而再拜

此條下缺五十一字
更有算時基基
榭吳牛喘月曾經
養和六條可據嘉
靖本補之
庚午七月沅妹記

盾北以下闕

北京圖書館藏

涇川楊氏藏書館藏書